学生应知音乐戏曲知识

一代歌掊科当娜

郭一平 主编

目　　录

第一章　女演员和总统.....1
第二章　不安分的孩子.....8
第三章　困惑时期.....16
第四章　告别少女时代.....24
第五章　克里斯托弗和惠特利.....29
第六章　闯到纽约.....38
第七章　舞蹈之梦.....41
第八章　新的突破.....46
第九章　一种牺牲.....55
第十章　初遇卡米尔.....62
第十一章　假面女王.....70
第十二章　大突破.....74
第十三章　一波三折.....81
第十四章　《麦当娜》：首张专辑.....85
第十五章　两张时间表.....92
第十六章　《纯洁如处女》.....99
第十七章　邂逅肖恩·潘.....105
第十八章　与“王子”的艳事.....108

第一章　女演员和总统

歌迷也许万万想不到，麦当娜会趴在一辆轿车的底部，在繁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上飞驰而过。这一天是一九九六年二月七日，星期三，麦当娜的目的地是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的官邸。对于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女人来说，这一天不过是麦当娜·露易丝·维罗妮卡·西科内非同凡响的生活中的一个普通日子。

麦当娜蛇缩在一辆黑色的西班牙制造的轿车里，要被偷偷带去见总统。她自己租用的那辆梅塞德斯－奔驰车，则由摩托骑警簇拥着，在几分钟前成功地制造了一场骗局，把尾随其后的狗仔队搞得糊里糊涂。这些人一直跟在它的后面，等着去拍摄麦当娜做的每一件事情，也许是购物吧。如果他们知道她的计划，那才会成为真正的爆炸性新闻。

从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天起，麦当娜就对她看到的一切感到不满，特别是面对一场有组织地反对电影《贝隆夫人》的政治活动。她沮丧地看到，眼前到处都是胡乱喷涂在墙上的标语："再见吧，麦当娜！"和"埃维塔还活着！滚蛋，麦当娜！"许多阿根廷人都认为，麦当娜会亵渎他们对自己深深爱戴的圣·埃维塔的记忆。他们害怕埃维塔在臭名昭著的麦当娜的演绎下，对他们的记忆构成伤害——只是因为麦当娜将成为尝试这个角色的人。而更糟糕的是，《贝隆夫人》的剧组人员是由导演艾伦·帕克选用的，而且都是英国人——在一九八二年阿根廷和英国之间为争夺福克兰群岛面进行的战争，

仍然是许多阿根廷人的心病。

尽管制作方已经在伦敦斥巨资复制了阿根廷总统府罗萨达官的阳台，麦当娜却一直渴望在真实的地点拍摄电影的高潮部分（当埃维塔唱起《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那一幕）。麦当娜站在埃维塔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最为激动人心的场面的地方，激情澎湃，她的表演也因此大为改进。本来，梅内姆已经批准电影公司在诸如罗萨达宫之类的公共建筑上进行拍摄。然而，由于大众的大声疾呼和反对，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得不下令，使那些本来预定拍摄的地点又成了禁区。

麦当娜发现，梅内姆总统正在为毁掉她的电影“定下基调”。“他发表言论，声称他同意这部电影已激起公愤的说法。”她气愤地说。（“我看不出来麦当娜能担当这个角色，”梅内姆对《时代》周刊说。“而且我认为阿根廷人民无法忍受她，他们将埃维塔视做一个真正的烈士。”）

似乎任何制片人、导演或制作总监都已经无法改变总统的主意了。这个任务只能由影片里的明星亲自去完成。这是麦当娜职业生涯中又一个管理者帮不上忙。必须通过她本人的努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刻。

麦当娜见过梅内姆的一位密友康斯坦齐奥·维吉尔，他试图安排这位明星和总统进行会面。不过梅内姆称对麦当娜不感兴趣，他拒绝见她。他的怠慢令她感到懊恼，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回绝。

经过多次协商，总统开始温和起来，同意与麦当娜对话，但条件是不能让公众发现这次会面——于是就发生了她蜷在汽车底部旅行的这种秘密的方式。“他不想让人们认为他在同敌人对话。”一位政府官员解释说。当这

一要求传达给麦当娜的时候。她一方面很失望，另一方面也理解，毕竟这是惟一能见到总统的办法。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去做作为一个高明的公共关系战略家真正想做的事：召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她和总统即将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在同梅内姆会面之前，麦当娜很自然地想做一番调查。她变成了贪婪的读书人，希望得到关于梅内姆的一切资料，这样她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生活和政治生涯。她是这样对她的一个同事说的："我想知道他是谁。他当然知道我是谁。"

在调查过程中，麦当娜发现，六十六岁的卡洛斯·索尔·梅内姆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选入阿根廷政府部门的贝隆主义者。他于一九七三年被选为拉里奥哈州州长，当年胡安·多明戈·贝隆策划了他的政治复辟。一九七六年，贝隆的妻子伊莎贝尔被迫下野，梅内姆被关进了监狱，一九八一年获释，并于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七年两度当选州长。

从做州长的早期政治生涯开始，梅内姆就不断地鼓吹贝隆主义政治，也由此一步步走到了总统的位置，贝隆主义是由胡安·贝隆和埃维塔·贝隆阐明的民族主义政府形态，寻求调和工业、商业、劳工和穷人之间的利益。梅内姆的个人魅力和雄辩的口才，帮助他在一九八九年的总统竞选中获得胜利。那次竞选还意味着，政权自一九二八年以来第一次从一个合法当选的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的手里。梅内姆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离异，有一儿一女。"离过婚，是吗？"麦当娜说，"我们终于有共同点了。我们都是罪人……离异的天主教徒。"

他们成功地避开了媒体后，麦当娜和康斯坦齐奥·维

吉尔乘车来到机场，然后由直升飞机带到埃尔蒂格雷三角洲中间的一个近岸小岛上。他们从低空掠过，飞过一个大庄园，直接朝附近小机场的方向飞去。麦当娜看着起伏的绿色山峦平展起来，为混凝土的起落跑道让出了地方。直升飞机缓缓着陆。

麦当娜和她的朋友刚刚着陆，一位穿着随便而又威严的黑人老者出现在他们面前，深深鞠了一躬。他们随后被护送到附近的一辆轻便汽车里，开往梅内姆的一个商业伙伴拥有的富饶的土地上，那里到处是粉红色的火烈鸟，就好像身处神奇的童话世界之中。没过多久，麦当娜就发现阿根廷的总统正在那里等她。此时是傍晚六点。

据总统的随从说，卡洛斯·梅内姆已决心不为麦当娜所动。然而，像以前许多企图拒绝麦当娜的男人一样，几乎是见到麦当娜的第一眼，梅内姆的冷静、谨慎就立即融化了。从麦当娜当天的一张照片来看，她穿着一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格的套装，这对于那个时刻再适合不过了：一件黑色钩边棉开衫，一条布满红色、黑色和白色斑点的齐膝绸裙。她足登一双黑白丁字带平跟皮鞋，手拿一只带圆形闪光金属片的薄纱手袋，耳戴法式红宝石古董耳环，看起来就像是从三十年代的电影上刚刚走出来一样。因为她的头发挽了一个发髻，上面又戴了一顶三十年代风格的带灰色花边的黑色马鬃帽，所以很难判断她的头发是金色还是棕色的。

麦当娜平静地站在梅内姆面前，也许在努力保持镇静（她后来承认自己很紧张），总统开始对她大加赞美。他说，他对麦当娜与埃维塔·贝隆如此相像而感到惊讶，他在年轻时曾经见过埃维塔。麦当娜受宠若惊。她从来

没有指望从阿根廷总统那里得到赞美，她后来说，她实在忍不住自我膨胀起来。

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在一个大庭院里散步。这里耸立着一个巨大的雕塑喷泉，上面是等比例的青铜海马在美人鱼、章鱼和水母的石像中间腾跃。他们从喷泉旁边走过，麦当娜忍不住将手指伸进清凉的水中。“我的后院里也需要这么个玩意。”她开着玩笑。

待他们在一个幽静的砖石天井的中央坐定，侍女和男仆送上了红酒和奶酪。然后，一名美丽端庄的女翻译走过来，向麦当娜做了自我介绍。她说，她会在女演员和总统之间的交谈中提供帮助。就在这位女翻译讲话的时候，麦当娜发现总统的眼睛“上下仔细地打量我”，她后来回忆说，“直接看穿了我”。她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男人”。

麦当娜在柳条椅子里放松自己，然后就像梅内姆观察她一样，观察起他来。她看到了他晒成棕褐色的皮肤、小脚和染成黑色的头发。她还注意到，总统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

饥饿的蚊子向他们扑了过来，麦当娜和总统及随从退进了一间摆满昂贵古董的客厅。麦当娜不清楚这些古董的时代，后来她说，她当时觉得问这个太“粗俗”了。在客厅里，庄园的主人突然出现了，他一手拿着一瓶冰镇的番棋酒，一手托着一托盘的鱼子酱和咸饼干。麦当娜品尝了鱼子酱，然后将一盘磁带放进她带来的录音机里。磁带上的歌曲是《你必须爱我》，这是《贝隆夫人》电影插曲中的一首新歌，是麦当娜饰演的埃维塔知道自己死期将近时唱的。这是一场激情表演，也许是她近年来最好的演唱，也让她最感到自豪的。

麦当娜凝视着他，观察他的反应，看到梅内姆在她的歌声中，闭着眼睛前后摇摆。他随后靠进自己的椅子，把双手枕到脑后，继续专心地聆听。歌曲结束了，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正如麦当娜所期望的，总统被感动了。在这个绝好的时刻，麦当娜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说。

“我真想演这部电影，”她对他说，她的语气非常热切。微型电视摄像机装在墙上无声地旋转，做着记录。麦当娜继续说下去：“我向你保证会很公平的。我愿意尊重阿根廷人对埃维塔的回忆。你必须理解我的动机是好的。’她看起来感情充沛。“一切都在于动机，你明白吗？”她继续说，“我的动机是好的，我向你保证。”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相信你。”梅内姆一边说一边缓慢地接近他的客人。他伸出手来，拍了拍她的手，似乎对有这样一位魅力十足而又聪明无比的女人做伴感到非常高兴。麦当娜温暖地笑了，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勾引的味道……但不是过分地勾引。她将身体向前倾斜，同时他也这样做。这个调清的时刻是个有趣的转折，但是并非意料之外。

据一名目击者说——两人一直没有单独相处，始终有一堆梅内姆的随从陪伴在周围。麦当娜的目光与梅内姆相遇。“要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她对他说。他不需要翻译就听懂了这句赞美。

“我发现梅内姆看着我的胸罩吊带，它从我的衣服里隐约地透了出来，”她后来回忆道，“他整个晚上都在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这样做。我看到他的凝视时，他的目光就跟我的目光呆在一起。”

晚餐时，麦当娜和总统谈论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还有“我们的激情”，麦当娜后来回忆说。他们谈到了音

乐、政治、神秘主义和转世轮回。对于麦当娜来说，适应这样的环境肯定十分艰难，想一想，她早先曾在一个叫“早餐俱乐部”的纽约乐队里做底特律歌手的奋斗岁月。即便在外人看来，也很难把这个似乎颇有外交天分的女人同她的喜怒无常、性欲旺盛的流行歌星形象统一起来。现在，她是性感和聪慧的完美结合。当然，她从来都是这样的。

“人总是信仰那些无法解释的事物，”总统在同她讨论天主教的时候对她说，“比如上帝。还有或许能够实现的奇迹。”

麦当娜抓住了这个机会。“是的，”她同意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你会改变主意，并允许我们在罗萨达官的阳台上拍电影。”

他亲切地微笑着。“一切都是可能的。”他边说着，边点点头。“一切都是可能的。”

五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是十一点钟。总统用双手捧起麦当娜的脸，亲吻了她的双颊。“祝你的电影成功。”他用英语对她说。

“但是你会帮助我吗？”她问。

“我说过，”他微笑着回答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他用旧式的礼仪扶她起身。然后，他站在前门与他们挥手道别，麦当娜和康斯坦齐奥开车离去。

到了机场，康斯坦齐奥扶着麦当娜的胳膊走过停机坪，来到一架红白色的直升飞机前面，它的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了。他们很快回到了城里。

事后，麦当娜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我们飞走了，”她后来说，“我在回家的一路上，都好像浮在机舱里似的。他对我产生了魔力。我只是希望对他我也做

了同样的事。”

不到两个星期，阿根廷文化部就与电影制作公司进行了联络。第二次会面——这一次是正式和公开的——组织好了，出席者有梅内姆总统、麦当娜、艾伦·帕克以及电影里的其他两个影星乔纳森·普赖斯（音乐剧《西贡小姐》中的托尼奖获奖演员，此次出任胡安·贝隆的角色）和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在这次会议上，梅内姆祝福了《贝隆夫人》，将先前禁用的所有政府建筑都向摄制组开放——包括麦当娜所珍视的罗萨达宫。

第二章　不安分的孩子

这个女人实在是不同凡响，她能迷住一个国家的总统，让他去做一件他本不想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女人并非貌若天仙，尽管有些才华，可也谈不上非凡出众。但她却能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保持着成功和有魁力的地位，保持在娱乐业的顶尖地位。虽然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她始终保持着从容和自信。在一九九一年拍摄的记录片《同麦当娜上床》中，她就说过：“我知道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歌手或舞蹈家。我知道这个。我对此也不感兴趣。”

自一九八三年初获成功以来，大批的记者都在绞尽脑汁地挖掘着她的过去，寻找着解开麦当娜之谜的钥匙。不过，从她再也普通不过的少年岁月里，实在是没什么能预示出麦当娜·露易丝·维罗妮卡·西科内的未来。

二 OOO 年九月，麦当娜在美国在线说：“我很怀念我在成为一个帝国之前的生活。”像其他许多名人一样，

在成为“一个帝国”之前，麦当娜仅仅想当一个明星。一种想成名的催人奋进的强烈野心在她身上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是她存在的核心的一部分。在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后，她最为著名的一句评论就是：“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目标——统治整个世界。”

尽管有一半的法裔加拿大血统，麦当娜却似乎主要认同自己的另一半意大利血缘。一九八七年夏，在意大利的都灵足球场演出时，她曾面对六万五千名歌迷说：“我为做一个意大利人而自豪。’她的意大利血缘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帕森特罗的阿布鲁济省。她的曾祖父尼古拉·皮耶特罗·西科内于一八六七年出生于帕森特罗。他在二十六岁时娶了同样来自帕森特罗的安娜·玛丽亚·曼奇尼为妻。一九O一年，他们有了儿子加埃塔诺，也就是麦当娜的祖父。十八年后，加埃塔诺从当地村庄娶了一个名叫米切丽娜的女人。这对新人很快移民去了美国，在匹兹堡的阿勒奎帕郊区安顿下来。这两个不会说英语的意大利人，在他们的新国度里艰难地摸索着生活，加埃塔诺在匹兹堡钢材厂工作。一九三O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马里奥，四年后又生了次子西尔维奥——小名托尼——就是麦当娜的父亲。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们又生了四个男孩。

在六个兄弟里，西尔维奥是惟一一个有大学文凭的孩子。他最好斗，最聪明，也最有决心在生活里开辟一番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大学毕业后，西尔维奥遇到并爱上了一个来自密歇根州海湾城的美丽的法裔加拿大姑娘，名叫麦当娜·方汀。尽管当时她已经同另一个男人订了婚，麦当娜仍然受到西尔维奥超凡魅力和英俊外表的吸引，很快接受了他的求婚。一九五五年，他们结婚，

并在密歇根州庞蒂亚克的索尔斯街 443 号的一座砖房安下家来，这里位于底特律西北二十五英里，托尼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担任工程师。

麦当娜·方汀·西科内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四日生下了长子安东尼。第二年八月九日，次子马丁出生。怀孕的麦当娜·方汀·西科内在海湾城探望母亲爱尔西·方汀时，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在海湾城天恩医院生下了长女麦当娜·路易丝（父母昵称为“诺妮”）。在随后的三年里，她又接连生下三个孩子：保拉、克里斯托弗和梅兰妮。

“我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必须努力才能让别人注意。”麦当娜曾回忆说。“我就像个恶女人，就像住在动物园里一样。什么都需要分享。多年来我跟两个妹妹睡一张床——那甚至不是一张双人床。”她还回忆说：“为了引起注意，我甚至会伤害自己，比如故意烫伤手指头。”

“她从一开始就被惯坏了，”她的弟弟克里斯托弗回忆说，“她是长女，在我父母那里最受宠。再加上她善于好斗争宠，又总能如愿以偿，使得她成了一个被惯坏的孩子。但她的心眼很好，喜欢照管一帮孩子。当然，她还非常霸道，”他说，“非常霸道。”

在成长的过程中，小麦当娜一直是好莱坞明星的忠实影迷。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发现，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明星都遭受过充满神秘感和戏剧性的动荡生活。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她似乎很早就理解了传奇的重要性。多年之后，麦当娜似乎想在专访中造成这样的印象：她来自一个收入很低的家庭——也许是希望套用所谓经典的暴发户故事。尽管她显然想把这种经历安到自

己身上——她必须克服巨大的童年创伤和障碍，然后才能获得成功——但这些并不是真的。

事实上，她的父亲西尔维奥从来没有失业过。他工作得不错，即使抚养这么一大群孩子，在经济上也能承受。麦当娜一直生活在一种健康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中。

“我们家严厉而且传统，”她说，“我很小的时候，奶奶曾经恳求我跟她去教堂，去爱耶稣并做一个好姑娘。我的成长伴随着两种女性的形象：处女和妓女。”

作为一个小女孩，麦当娜跟母亲尤其亲近。两个麦当娜共享着一种强烈而特殊的爱，女儿在她的事业中始终都在亲切地谈到她的母亲。“她很美，”麦当娜回忆说，“而且深爱自己的孩子。非常喜欢孩子。”她说过，她最早的童年记忆都是欢乐的，因为它们是围绕她的母亲展开的，她还说她的母亲“仁慈，而且像天使一样可爱”。

“我四岁或更小的时候，我记得晚上睡不着觉，”麦当娜回忆说，“我就走向父母的卧室，推开门。他们都在床上睡着了，我想，我肯定是径直跑进去的，因为他们俩从床上坐起来说：‘噢，不，又来了！’我说：”我可以上你们的床吗？‘父亲反对我跟他们一起睡。但我记得我总是上了床，伏在我母亲美丽的红色丝绸睡袍边睡着。跟他们在一起，我总能立刻睡着。尽管我的兄弟和妹妹都和我在一个房间里，但是我还是觉得实在孤独和凄凉。所以，我想跟父母一起睡。对我来说，睡在父母中间，就像在天堂一样。“

在兄长马丁的记忆里，麦当娜是个不安分且吵吵闹闹的孩子。尽管在他们之间常有手足间的竞争，小麦当娜却从没有让哥哥吓倒过。如果在她睡着时，哥哥把凡士林抹到她的头发里，或把她吊到晾衣绳上她的内衣旁

边，等哥哥偷偷溜出家门去街角的商店时，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向父母告发他。从很小的时候起，麦当娜就不喜欢任何人打败她，她也讨厌别人对她指手画脚，就连家长也不行。

“我小时候，总认为这个世界是我的，”她解释说，“世界是我随意践踏的土地,这里充满了属于我的机会。我一直在想，我要走进这个世界，做我想做的一切，无论想做的是什么。”

当然，所有的孩子都不喜欢规矩，但了解麦当娜过去的人们一再强调，作为一个孩子，她尤为叛逆。麦当娜本人也经常谈到，她从早年就拥有一种反叛性格。她一直就对不顺心的人和事（甚至包括好心的孩子）坦率直言，而且一直保持了这种作风。例如，在麦当娜最早的记忆之中，她坐在密歇根家里的院子里，因为一些小过错遭到了父亲的惩罚。一个两岁的邻家孩子想对她表示友好，就摇摇晃晃地走到麦当娜跟前，献给她一朵自己摘的蒲公英。麦当娜的反应是站起来，面对这个孩子，然后把她推倒在地。“我的第一本能，”麦当娜多年后说，“是去打击一个比我更弱小的人。我在她那双天真的眼睛里看到了反击权威的机会。”事实是，年幼的来访者献上一朵蒲公英显然对她没什么帮助。成年的麦当娜继续解释说，她讨厌蒲公英，因为“它们是到处蔓延的野草，而我喜欢栽培的植物”。

尽管她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麦当娜却很快学会了如何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例如，她会用一些在电影里看到的技巧，保持自己在大家庭里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如突然跳到桌子上，表演一段秀兰·邓波儿的舞蹈。在她小小的即兴表演结束的时候，她会加上自己的特色

——她会撩起裙子，露出自己的内裤来。这点淘气总带来成功，让大人孩子都很高兴。这个小孩似乎懂得，往表演里加上一点暴露，能让人们乐上好一阵地。当然，多年以后，成年麦当娜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将这些才能发挥到极至。

麦当娜童年的决定性时刻，是她依恋的母亲于三十岁上悲惨的病逝，对她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女人来说，这个时刻可谓意义重大。她的母亲被确诊患有乳腺癌，小诺妮及其兄弟和妹妹们眼看着她在病床上挨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然而，在母亲去世前几个月，五岁的诺妮就开始注意到她行为和性格发生的转变，尽管她还不理解这些变化的严重原因。她的母亲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从来都很细心，但是确诊之后，她很容易就感到疲劳，无法像原来那样勤快地做家务。麦当娜记得母亲下午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筋疲力尽。小姑娘想一如既往地跟母亲玩，跳到了她的背上；母亲太累了，懒得动弹。小姑娘从中预感到了一丝恐怖，就拍打着母亲的后背哭喊："你为什么要这样？不要这样！像原来那样。跟我玩！"

麦当娜的母亲无疑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向女儿解释疾病的现实。也许她感到恐惧和无助，就哭了起来，这时，她的女儿温柔地用胳膊搂抱住她。"我记得，我觉得自己比她更强大，"她回忆说，"我那么小，可我觉得她才是孩子。从那以后我不再折磨她了。我认为这让我很快地成长起来。"

后来，麦当娜的母亲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她开始努力保持欢快的模样，总在孩子们探视的时候表现得很乐观，开很多玩笑。尽管她知道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却不想让孩子们发现。"我记得她在临终前还要了一个汉

堡包，”麦当娜说，“她想吃汉堡包是因为她很久都不能吃东西。我觉得（她选择汉堡包当饭吃）是件可笑的事。”

就在当天，麦当娜的父亲告诉了他们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开始，她并不能理解这个悲剧有多么巨大，就像她所说的：“我一直在等她回来。我们（她和父亲）从来没有好好谈过这件事。我想我们真应该这样做。”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母亲病故，此时麦当娜只有五岁。这一事件对她的影响肯定是难以估量的。她是在性格和理想正在形成的时期失去了母亲。她当时需要一个母亲，她会永远需要她的。

有关童年丧母的一个理论是，年龄越小，影响也就越深远。五岁是一个个性形成的年龄。五岁的孩子能够受到事件的伤害，甚至也许会认为自己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周围发生的事。有些人在早年经受这样的打击后一辈子都难以恢复，至少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

在成名之后，麦当娜说：“我们在生活中都以某种方式受过伤害，然后我们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对这个伤害做出反应或处理这个伤害，或试图将伤害转化为别的东西。”她还说：“如果没有那种空虚，我就不会受到驱策。她的亡故对我的后来影响很大——在我克服了心痛以后——我总说，如果没有母亲的话，我就必须非常强大。我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麦当娜姐妹长大一些后，虽然对母亲的记忆开始逐渐淡漠，但仍使她们感到深深的悲伤。她们常常研究她的相片，觉得她长得像安妮·萨克斯顿——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曾在《疯人院》和《向死而生》中描写了消沉和自杀。也许这导致了麦当娜对诗歌的浓厚兴趣。（麦当娜还仰慕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

——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麦当娜形象都是很肤浅的，但实际上，她的许多歌曲都根植于艺术、诗歌、哲学和不同的宗教。）

年幼的麦当娜不仅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还学会了照顾兄弟和妹妹。作为长女，她乐于担当妹妹们的母性角色。实际上，她的哥哥马丁记得麦当娜不仅给弟妹们喂饭，而且总保证他们穿着得体地去上学。“比起拉扯弟弟妹妹来，我更受不了失去母亲的事实。”麦当娜这样说。实际上，由于父亲雇用了一系列的管家，并不要求她独自照料她的兄弟和妹妹……所有的管家在经历了不守规矩的西科内家族的行为之后，最后都辞了职。麦当娜及其兄妹们总是反抗一切进入他们的家庭、形式上将代替他们亲爱的母亲的位置的人。如果这意味着能够将其他女人赶出父亲的生活（将他据为己有）的话，那么麦当娜很高兴继续代理母亲的角色。麦当娜说：“像其他小女孩一样，我爱上了自己的父亲，不想失去他。我失去了母亲，但是随后我就是我的母亲……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

“我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姑娘正在寻觅着什么，”在接受《浮华世界》杂志的采访时，麦当娜这样描述她的青春时代。“寻觅着一个母亲的形象。我并不是在以一种传统的方式进行叛逆；我很在乎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好。我没有剃腋毛，也没有化妆。我努力学习而且成绩优异。我很少抽烟，尽管我时不常地抽上一枝。我有点自相矛盾，我是一个局外人和叛逆者，又想讨好我的父亲，做到每门课程都拿到五分。我想成为一个人物。”

母亲的亡故给麦当娜留下了深深的感情创伤，以至于年幼的她害怕再失去自己的父亲。几年以来她一直在

半夜爬上父母的床，现在她只能爬上只有父亲一人的床了。小姑娘总做着相同的噩梦，只有父亲在身边时她才能安心睡着。她所感受到的摧残太痛苦了，等她长大以后，她再也不会允许自己感受到母亲亡故时的那种被遗弃的感觉。麦当娜必须为自己保持坚强，因为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她就害怕软弱——尤其是自己的软弱。

第三章　困惑时期

一九六六年，麦当娜的母亲病逝后三年，托尼·西科内爱上了自己的管家琼·古斯塔夫森。尽管麦当娜深恶痛绝，两个人还是很快结了婚。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麦当娜开始了对父亲持续多年的愤怒和不满。

麦当娜的多种传记都提供了这样一种说法：由于母亲的病故，麦当娜总在渴望父亲的承认，而他对麦当娜表现出的强烈否定成为了父女间关系紧张的根源。托尼·西科内对麦当娜艺术观念多年来的缺乏理解，显然没有能够改善他们的关系，而她肯定一直在寻求得到他的承认。尽管如此，仔细研究麦当娜的生活就会发现，她同父亲之间感情关系不稳定的因素，才是她对他产生强烈愤怒的直接缘故。托尼在妻子病逝后勇敢地继续自己的生活，这在女儿眼里一点也没有增加他的高度，她强烈地感到自己的母亲永远不能、也永远不应该被取代。就像一位亲戚所说的："作为一个小女孩，麦当娜对母亲的死和父亲处理此事的方式感到怒不可遏，她一定要发泄在某处……所以她就发泄到了她最爱的人头上，那就是她的父亲。"

有这种可能吗，既生一个人的气，又想得到他的承认？大多数精神健康专家都会赞同说，人类经验的主要特征是模糊和自相矛盾的情感。逻辑上一件东西不可能既是一把椅子又是一张桌子，非此即彼，然而人性却不是这样。麦当娜完全可能对父亲在妻子死后继续自己的生活感到愤怒，而在愤怒的下面，她仍然渴望得到他的承认和接受。就好像她在对他进行一项她知道他肯定不及格的考试：如果她的行为令人难以容忍，托尼能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如果不能，她就会继续生他的气。如果能，她就会找到另一个理由来厌恶他。当然，如果愤怒不能一劳永逸地得到处理和解决，它就会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

与麦当娜母亲那温柔、橄榄色皮肤相比，严厉、金发的琼有相当的反差。麦当娜的母亲非常随和和慈爱，琼则是一个厉行纪律的人——至少她努力做到这样一个人。所有的孩子都不听她的话。小麦当娜似乎也难以适应自己不再在家里担任女性首领的事实。例如，她拒绝按父亲的要求叫新的西科内太太“妈妈”。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当麦当娜的事业势头正旺的时候，她谈到自己生活的改变发生在父亲再婚时，她不恨她的继母，她解释说，她只是不能接受继母占据了自己亲生母亲的位置。麦当娜喜欢危言耸听的本性，使她对自己与继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再添油加醋，说她总感到自己多余和讨厌，“总像灰姑娘似的”。

麦当娜还讲述说，新的西科内太太如何在一次口角中把她的鼻子打出了血——尽管麦当娜表示她对这个事件感到高兴，因为她因此开始想在星期天去教堂了。(“我肯定自己不记得这件事，”琼·古斯塔夫森·西科内后来

为自己辩解说，“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你认为她的父亲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吗？”）麦当娜叙述的另一件受辱事件是，她的继母在她开始来月经的时候不允许她使用卫生棉条（据麦当娜说，这是在她十岁时发生的事），因为在琼看来，卫生棉条同性交是一回事，应该等到婚后再使用。（“哦，大啊！从来没有这回事，”难以置信的琼今天说，“太可怕了！她是这样说的吗？不，她没有这样说。她说了吗？”）

根据麦当娜所说，琼对她犯下的另一个“邪恶的继母”的重大恶行是，她坚持要求麦当娜和她的妹妹们穿着颜色相同的衣服，从而剥夺了麦当娜所珍视的个性。穿学校制服对麦当娜来说已经够糟糕的了，她说，但是跟妹妹们穿完全一样的衣服简直就是酷刑。（“你说的是什么？”琼对麦当娜的指控感到难以置信，“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麦当娜吗？”）

即便在很小的年纪，麦当娜已经学会了创新自己的衣装，表现自己的个性——即使这意味着不合常规的穿着，包括故意撕坏或反穿衣服，只要琼不在周围。麦当娜还爱穿鲜艳的紧身裤，爱往蓬乱的头发里系破布条——只要能使她区别于妹妹们就行。这种对时尚个性的追求后来在麦当娜到纽约奋斗、学习舞蹈时一如既往。她经常穿着艳丽，把紧身连衣裤剪破，然后只用别针固定一下。

不论麦当娜多么讨厌当时的情况，却似乎无法将新的西科内太太从她的生活之中赶出去。琼和托尼甚至继续要了两个孩子：詹妮弗和马里奥。

托尼·西科内尽一切努力让自己不断扩大的家庭走

在生活的正确轨道上。他是个勤劳的人，试图教育自己的子女追随自己，专心学习功课。他对他们说，必须守一些规矩，他们的生活必须被限制在那些规矩之内。对他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孩子们要按时去教堂。“我觉得这并不算严格，应该叫保守吧，”麦当娜说，“我的父亲是个积极上进的笃信者。他一直要求我们保持竞争的优势，自信并且在学校成绩优异。”多年以后麦当娜回忆说，父亲在墙上贴一张“工作表”，给每个孩子都分配了一项任务。她永远忘不了出现她名字下面的工作：“刷马桶、给冰箱除霜、扫落叶、洗碗、看孩子、吸尘。什么都干。”麦当娜也许认识到了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保持竞争的优势和观察父亲自己的工作道德之间明显的相互关系，她经常用仰慕的口吻谈到托尼·西科内：“我父亲在这一点上同我们是很一致的，”她说，“他非常可靠，没有让我感到困惑。他言行一致，总是说话算数。他也很有尊严。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麦当娜总是喜欢享受努力工作换来的回报，她喜欢赢。托尼在孩子们每获得一个五分时，都要奖励五毛钱；麦当娜得的五分总是最多。天生聪颖的麦当娜是个好学生，“那个讨厌鬼从来不用功，”她的哥哥马丁笑着说到她，“从来不用学习。她门门得五分。我曾经一个劲地学，但是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学是因为我应该学，但是我不喜欢。她学是因为她知道这会将她带到下一个阶段去。”麦当娜也记得她为自己的五分得到的奖励，并笑着说：“我的确有竞争力，我的兄弟和妹妹因此都恨我。每次发成绩单我挣的钱最多。”

除了学校的功课和家务劳动，所有西科内家的孩子还要弹奏一种古典乐器。麦当娜弹的是钢琴，尽管她发

自内心地讨厌它。她所在的街区里居住着各个种族的人，她受到了这样的文化影响，对当地的汽车城音乐比古典钢琴曲更感兴趣。她的偶像是戴安娜·罗斯、罗尼·斯派克特和史蒂菲·万德尔等人。

“我小的时候，曾希望自己是个黑人，”她说，“我住在密歇根的庞蒂亚克，在底特律西北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我所有的朋友都是黑人，我听的所有音乐都是黑人音乐。我特别嫉妒我所有的黑人女朋友，因为她们可以在脑袋上梳起朝各个方向翘的小辫。所以我费了天大的劲，把铁丝插进头发里，好让我的头发翘起来。”

麦当娜很快说服了父亲，允许她放弃单调的钢琴课，参加其他（对她来说）更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跳舞——踢踏舞和爵士舞——以及耍指挥棒。

“她是个聪明的姑娘，总是干劲十足，”琼这样回忆说，“才华出众，控制欲强。我想是的。但你知道她能生存，你知道她不会软弱。而且你会因此感到高兴。”

知道了托尼·西科内和琼共同的宗教信仰，你就不会对西科内家孩子们都在天主教会学校受教育感到吃惊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修女严格执行教区学校严厉的规章制度，她们所使用的许多策略在今天看来都要算虐待儿童了。

“她们肯定会到处打人，”麦当娜说，“那是一个恐怖的环境，却掺杂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圣洁的形象。”

一九六六年，她第一次领圣餐，一年后她将维罗妮卡的教名加到了自己的名字里。“我选了维罗妮卡这个名字。”她解释说，“是因为她为耶稣擦了脸。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本来不应该帮助他的。她不怕站出来为他擦去汗水，帮助他。所以我喜欢她这样做，就选了她

的名字。还有抹大拉的马利亚,“ 谈到影响过她的圣经女人时她这样说,”人们认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因为她跟男人睡觉。但是耶稣说这没什么。我想他们可能有关系,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

天主教给了她一个信仰的基础,她说自己总能够回过头来求助于它,即便成人以后也一样。然而,宗教对罪恶和宽恕的强调,她说 :“ 毁了许多天主教徒。有多少天主教徒在接受治疗,就为了摆脱原罪的概念?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你从一踏入校门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你是一个罪人,而且你生来如此,一切原本就是这样的?你必须是个天主教徒才能理解这个。”

在创业初期,麦当娜曾顽皮地用宗教偶像作为她性感装束的一部分,还不断向记者们散布着有趣的评论,如“ 十字架很性感,因为上面有一个裸体男人 ”。成年后的麦当娜熟练地使用着这样的公式:拿来一个受人尊敬的神圣的形象,往里面灌输完全不得体的“ 性内涵 ”,从而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她总能爆出些惊人之语,比如“ 十字架很色情,因为耶稣那么性感,几乎像一个影星 ”。这些言语总能让人扬起眉毛来注意她,让人们将她作为一个性革命者来谈论。

的确,将宗教和性结合在一起是引起争议的成功处方。它很容易准备,也是一个相对透明的花招。然而,由于公众继续做出惊讶的反应,甚至对她的发现表现出欣喜和快乐,麦当娜就经常重复这个公式——在脱口秀上,在音乐录影带上,也在她的一些歌曲中。(直到职业生涯十年后,她出版了色情著作《性》,大部分人才开始弄清楚她的目的。)

关于麦当娜的这一面,还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曾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独自一人去教堂做仟悔。那里没有别人，我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走了侧厅的一扇小门。我刚把门轻轻打开，就看到一对男女站在那里做爱。我想：‘哦，我的上帝！’然后非常迅速地关上了门。那是我惟一一次在教堂里见到性。不过这种情景很是美妙。”

实际上，麦当娜对天主教的许多挖苦（一些虔诚的教徒认为是亵渎）都来源于教堂带给她的强烈痛苦。她深切地感到自己周围的正统观念让她失望，于是便以挑衅的方式向它做着“鬼脸”。表面上看，她丢弃上帝是因为上帝对她做了一件可怕的事——夺去了她的母亲。多年来，她似乎不断地在向上帝挑战，等着报应，同时继续以各种在教徒看来亵渎的方式行动。

对于出现在西科内家的孩子们身上的各种问题，成年的麦当娜总要怪罪于教会苛刻的清教徒式的教育。“我的两个哥哥都非常叛逆，”她说，“因为吸毒，他们受到警方的调查。我呢？我成了一个过分自我实现的人。我在脑子里计划好了——‘我不在乎流落街头，我也不在乎到垃圾里找吃的。我会这样做的。’“

她曾亲眼目睹母亲那狂热而混乱的虔诚，这也肯定加重了麦当娜对待宗教的矛盾心理。“天主教是一个非常受虐的宗教，”麦当娜成人以后说，“我见过我的母亲做一些让我很受不了的事情。她在四句斋期间跪在生米上祈祷。她在铁丝衣架上睡觉。她的宗教热情十分狂热。简直可以说是陶醉在里面。如果我的姨妈到我家来，穿着拉链在前面的牛仔裤，我的母亲就要盖上所有的塑像，不让它们看到。她会把圣像都翻过去面对墙。”

在麦当娜十岁的时候，一家人搬到了密歇根州罗切

斯特的俄克拉荷马街 2036 号，那是一个富人社区。从那时起，她开始认为她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修女。“ 我想过一种虔诚的生活，”早在一九八三年，她就对笔者说，“ 当然，我同这种生活并不协调。但它越排斥我，我就越想要它，好像是在努力征服什么。我认为教会完全毁了我。它让我争胜好强，它让我害怕失败。它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也许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害怕接受催眠术疗法，我害怕我会看透我受过的天主教会的教育！”

的确，她有这样叛逆的天性，很难不去抗拒道德的和保守的教育体系。例如在操场上，小麦当娜喜欢从双杠上倒挂下来，做出对自己的“ 表演 ”一无所知的样子，同时故意暴露出自己的内裤来，让所有的男孩子看个不亦乐乎。她不断地因为暴露内裤而受到修女们的惩罚。

圣安德鲁小学的那些修女永远是魅惑麦当娜的源泉。她会透过修道院的窗户窥视她们，看看她们在非正式的、“ 自然 ”的环境里是什么样子。她纳闷儿她们不穿衣服会是什么样，还有，她们是否有头发。童年时代的朋友卡罗尔·贝拉格尔回忆起自己同麦当娜一起从修道院的窗户偷窥的情形。

“ 天哪，她们的确有头发，” 两人偷看未察觉的修女玛丽·克里斯蒂娜时，麦当娜对卡罗尔悄声说。

“ 我们现在走吧。” 卡罗尔紧张地说。

“ 不，她就要脱衣服了，” 麦当娜兴奋地说，“ 我想看看她裸体什么样。”

还没等到第一次看裸体修女，麦当娜就被卡罗尔拉走了。

在小麦当娜看来，这些奇怪、严肃而权力无边的修女既美丽又神秘。她长大以后回忆说：“ 在我眼里，她们

是那种真正纯洁、严谨、有点高于一般人的人。她们从来不化妆，而且面孔十分平静。”然后，她以典型的麦当娜方式接着说：“另外，她们非常的性感。”

麦当娜至今仍然对天主教会的教育怀有矛盾的心理，尤其是天主教赋予了她超越自己的不安全感的能力。它的哲学鼓励她，在面对自己的脆弱的时刻，在那些怀疑自己不够好、不够有才或不够漂亮的时候，努力克服，战胜困难。它还使她具备了自我约束的能力，对于她在通往明星的道路上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怎么谈论它，”在一九八五年的同笔者的一次谈话中，麦当娜说，“但我常常祈祷。当一切不顺利的时候，我就像大多数人一样祈祷。我认为，关键是在一切没有全完蛋之前祈祷。那时你跟上帝之间有一种关系。我来自一个天主教学校，祈祷在我是根深蒂固的，现在我会不假思索地去祈祷。对我来说，如果我生气的时候说‘哦，我的上帝’，那么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祈祷。尽管人们不同意那是祈祷，我可不在乎。你发怒的时候，呼叫上帝来进行调解，那就是祈祷。还有，如果周围有那么多废话，我只需要停下来提醒自己，我需要感激那么多东西。所以，是的，我祈祷。”

第四章　告别少女时代

尽管在严厉的宗教环境里多少感到窒息，麦当娜的才能仍然找到了发展的途径，偶尔还会以富于想像力的方式释放出来。例如，在五年级的一次才艺表演时，只

有十一岁的麦当娜就使同学和父亲感到了震惊。当时，她在身上涂了一层发着荧光的绿颜料，穿着大胆的比基尼，逼真地模仿了跳 go－go 舞的戈尔迪·霍恩（模仿的是霍恩在经典电视节目《罗温和马丁爆笑节目》中的早期表演）。当父亲看到女儿又蹦又扭的样子时，简直气疯了。事后，他惩罚了她两个星期。“我不明白她在想什么，”他说，“她只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在读高中的时候，麦当娜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努力让自己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一名拉拉队员，她尝到了在热情的观众面前表演的滋味。她也有机会去尝试一些她小时候在家人面前惯用的伎俩，只是现在的观众人数更多，也更尖刻罢了。

卡伦·克莱温与麦当娜同在一个啦啦队里，她还记得拉拉队在一次比赛暂停时组成一个人形金字塔的事。当时，麦当娜“爬到了塔顶上，翻了一个小筋斗”，她回忆说。当她的裙子掀起来的时候，人群里爆发出令人震惊的集体喘气声。拉拉队的指导南希·赖安·米切尔回忆说：“从远处看，她就像没穿内裤一样。事实上，她故意穿了肉色的紧身裤。我不得不说，那的确令人感到震惊。但那就是麦当娜。”

“我记得，在一些比赛中她还会很剧烈地跳舞，使用很多身体动作。这在当时是颇具争议的。她的父亲很不高兴。为了让人们大吃一惊，麦当娜总是无所不为，这就是她的目的。但值得赞许的是，她是个聪明的学生，也很乐观。放学之后，在其他孩子都在喝可乐的时候，她却在上舞蹈课。她很努力。”

麦当娜还加入了戏剧部，在《我的美人》、《灰姑娘》、《绿野仙踪》等节目中扮演角色。在高中的舞台上，她

学会了如何取悦观众，并站在聚光灯下接受观众的热烈掌声。“她喜欢这样，”同学克拉拉·邦奈尔说，“我看过她的表演，当观众站起来要求谢幕的时候，她哭了。我想，她体会到了被接受的感觉，而这是她最需要，最渴求的。我想，她认为自己从父亲那里得不到这种感觉，我记得他根本不支持她。所以，如果她能从观众那里得到它，那么它就对她很有好处。”

她的戏剧老师比佛利·吉布森说：“聚光灯打在她身上，她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人们都把目光投向她；人们的目光离不开她。经常有一些人仅仅当花瓶就成名了。朋友和老师都说：”哦，我从没想到她会出名。‘可麦当娜不是这么回事。她不可能不在某一方面出名。我看到她在舞台上那活泼的性格和迷人的魅力，对自己说“：哦，天哪，这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不是吗？’”

“读高中的时候，麦当娜根本就是一个反传统的人，”她的同学塔妮丝·罗泽尔说，“跟其他姑娘不一样，她从不刮腋毛，她的妹妹梅兰妮也不刮。这在当时显得很怪。两人的腋下都长着浓密的毛。甚至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过了一阵人们就接受了。麦当娜解释说，她不刮腋毛，是因为她不想当一个典型的美国乡下姑娘。她说，她不想去掉自己身上自然生长的东西。在做拉拉队员的时候，她总是把胳膊举得老高，即便是穿着无袖的衣服也一样。”塔妮丝回忆说。“这当然也没有妨碍她受到男生的欢迎。她很漂亮，男生都喜欢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刚刚上高一的麦当娜就把自己的贞操交给了十七岁的拉塞尔·朗，当时，她只有十五岁。而根据麦当娜的说法，她在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性经验，但没有过性交。“我小时候所有的性经验

都是跟女孩子的，”她说，“我的意思是，我在那些到朋友家过夜的晚会上，可不是什么都没干。同性之间的性实验，我认为很正常。本来就觉得非常好奇，旁边又有你的女朋友，她跟你一起过夜，于是就发生了。”

“她想让自己第一次真正的性生活成为一件特别的事，”拉塞尔·朗回忆道，“我们有一次约会——看电影，吃汉堡——事后我们开着我那辆很酷的蓝色一九六六年的卡迪拉克回到我父母家。”

朗回忆说，他对麦当娜发出的信号感到紧张——她显然想跟他亲热起来——他不用担心主动发动攻势，是她采取了主动。“我们要不要做呢？”她一边脱下胸罩一边问。

“我想是吧。”拉塞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那么，来吧，”她催促道，“我要你！”

多年以后，麦当娜说：“在第一次做爱以后，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处女。直到我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我才失去了贞操。”

朗说，在自己父母家的第一次以后，他们选择了他那辆卡迪拉克的后座作为约会的地点。“我的朋友都叫它‘激情车’。”他回忆说。

“她不在乎别人知道我们有性关系。很多那个年龄的姑娘都会感到羞耻，或者至少不想让人们知道。但麦当娜不这样。她为此感到骄傲，说她因此感觉自己是个女人。她对自己的身体感觉很自在，不在乎别人看见自己赤裸身体。她对那一切都感到舒适自在。”

“我成长发育的时候喜欢自己的身体，”麦当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经坦言，“我没有羞耻的感觉。我喜欢男生，在他们面前不觉得羞怯。也许这是因为我有兄弟，

而且跟他们共用卫生间。高中的男生对我有误解。他们将早熟误解成了淫荡。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来攻击你。有一段时间，所有女生都认为我放荡，男生认为我是个花痴。跟我睡觉的第一个男生是我的男朋友，而且我们在一起交往已经很久了。”

“她跟其他大部分同学都不一样，”拉塞尔·朗回忆说，“总有一些孩子是不同寻常的，会让大部分同学认为他们有点怪。麦当娜就属于这种人。她从不会被学生们同化，而是边缘孩子中的一员，就像是站在边线上，对所有的人在得意地笑着。”

“然而，我觉得她很敏感，”他接着说，“她总是跟我长时间地聊她的母亲，我们还讨论了她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上高中之后，她就开始全方位地叛逆他，似乎对他感到十分愤怒，尽管我不理解是为什么。她会说：‘如果他知道我们有性关系，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你认为他会被吓坏吗？’我会说：‘是的，他会被吓坏的。’然后她会接着说：‘那我应该告诉他。’我会说：’麦当娜，千万别！他会杀了我的。‘但在麦当娜的心中，我的安全以及她的隐私都无所谓。如果达到打击和惊吓父亲的目的，她就想去那么做。更甚的是，如果她能激怒他，她就想去做。”

朗和麦当娜的关系持续了六个月。现在，他已经结婚生子，是美国邮递服务公司的卡车司机，仍住在密歇根。“我不知道他是否依然爱我，”麦当娜曾这样想过，随后又恢复理智地自言自语着：“哦，他当然爱我！”

“我当然爱她，”拉塞尔·朗今天说，“即便她没有出名，我也不可能忘了她。她实在是与众不同。”

第五章　克里斯托弗和惠特利

在九年级的时候，麦当娜参加了中学的一个爵士舞蹈班。由于她具备了十四岁少女所罕见的决心和献身精神，所以这个舞蹈班很快就不能满足她的需求了。于是，一个朋友就把她推荐到罗切斯特芭蕾舞学校的克里斯托弗·费林舞蹈班。一被录取，她就向同学说，她对古典舞蹈艺术是很认真的，“它令我很兴奋。”她说。

克里斯托弗·费林的舞蹈班很强调勤奋和纪律。对于这些概念，麦当娜在家里和学校时常会起来对抗，但作为一名舞蹈学生，她却十分信奉。“他很像天主教徒，什么都是规矩。”她回忆说。由于她在舞蹈班每天要练习五个小时之多，这位新学生的进步很快给费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麦当娜离开了拉拉队，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身材，而且除了对舞蹈的热爱以外，很少谈论别的事情。就这样，在克里斯托弗·费林舞蹈班的学习，成为她严肃舞蹈训练的最初岁月。

费林比麦当娜年长三十岁，他是最初发现这个女孩身上具有“明星素质”的人，也是第一个把她推上职业表演道路的人。他对麦当娜的欣赏，很快增强了她的自信，而这种欣赏，恰恰是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最需要的。

在一次非常紧张的舞蹈课之后，筋疲力尽、汗流浃背的麦当娜将浴巾缠在头上，像个印度哲人一样，然后忧郁地向窗外凝望，仿佛心事重重。费林端详起这个出神的学生来……多年以后，他还生动而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

“我的天，”他对她说，“你真的很美。”

“什么？”麦当娜睁大了眼睛，也许想再听一遍。

“你有一张很古典的面孔，”他对她说，“跟古罗马的雕塑一样。”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呢？”她问。

“因为这是真的，”他回答说，“我说的不是表面的美，要深一些。你懂吗？”

“我已经知道了，”她诚恳地说，“我只是不敢肯定别人也知道。”

多年后，她回忆说：“我那时只有十四五岁，常常感到自己不吸引人，不受欢迎，甚至令人厌倦，平淡无奇。而克里斯托弗却说‘我的天，你真的很美’。要知道，从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他告诉我，我很特别。他也教会我，如何去欣赏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而是精神的美。”

克里斯托弗·费林对麦当娜的生活和事业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我的一生完全改变了，”麦当娜说，“不仅因为跟克里斯托弗·费林学跳舞真的很重要，而且因为他教给我如何把握生活的重心。他把我带出了单调、乏味的生活。”

克里斯托弗·费林积极地鼓励麦当娜步入她作为表演艺术家的下一个层次。她成为明星以后，他这样评论说：“她就像一张白纸，相信我，她渴望被填满。她对艺术、古典音乐、雕塑、时尚、文明——生命中的一切——都一无所知。我的意思是，她仅仅是个孩子。但这个姑娘对学习有热切的向往。她的求知欲是无止境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她是个乐观的小姑娘，总在努力做得更好。她有这种巨大的饥渴，简直无法满足。”

克里斯托弗·费林还是麦当娜接近的第一个同性恋男人。尽管她还没到法定年龄，他还是带着她，一起去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在那里，她的教育超出了古典音乐、艺术和雕塑的范畴。通过克里斯托弗·费林的指导，她对密歇根夜生活更刺激的一面有了更多的了解，使麦当娜在很短的时间里，学到了大量关于情色的知识。这些教育在她的家庭生活和学校里永远都是得不到的。麦当娜通过舞蹈进行了无拘无束的表达，她那同性恋的、性感和热情的舞姿为她赢得了大批男性同性恋观众。她的“追星族”给她带来了自信和力量，让她相信自己做一名舞蹈家的热望不是没有根据的。

麦当娜的法语老师卡罗尔·林茨记得，麦当娜在同性恋酒吧获得的经验，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她不再需要舞伴就能跳舞。“她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将舞蹈当做一种社会行为，而是一种艺术行为。她会在舞蹈课上到半截的时候，就自己跳起舞来。大家问我她在跟谁跳舞，我回答说没有人。就她自己。她在跟自己跳舞，追求体验。”

“我开始看到技巧。我开始看到演技。这是令人兴奋的进步。”

“她毕业的时候，由于在许多学校演出中的表演而被授予泰斯庇斯奖——她表演了那么多，我都记不清多少了，而且她总是主演……她不接受其他的方式。她对得奖感到十分骄傲。我记得她说：”我从来都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得到这个奖的。‘就好像她得到的是奥斯卡奖。但是我从来没把她看做一名演员。我认为她是个舞蹈家。“

克里斯托弗·费林还记得他同麦当娜的一次谈话，

他说：“这一次谈话使我意识到，她将成为一名什么样的表演艺术家。”

当时，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裤的麦当娜正在热身，她问克里斯托弗·费林：“你为什么喜欢男人？”

他回答说，性取向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事，无法控制”。

“真希望我能理解。”她说。

“为什么？”

“这样我就能想办法去迎合了，”她说，“你看像朱迪·加兰和玛丽莲·梦露这样的女人。她们都是同性恋最喜欢的女人，不对吗？我希望能知道她们身上有什么特质。是魅力吗？还是她们的行为举止？”

“我想是因为她们太悲剧了，”克里斯托弗·费林说，“我想就是这个。你看见她们就想割自己的手腕。所有同性恋男人都在某个时候想割自己的手腕。”他肯定地说，“就是因为她们太悲剧了。”

麦当娜停止了热身。“哦，那算了吧。”她严肃地盯着她的舞蹈老师。“我永远都不会成为悲剧的。如果需要悲剧才能争取同性恋观众，那么去他的吧。我想我只能吸引异性恋者了。”

一九七六年，由于学业出色，十七岁的麦当娜提前毕业半个学期从高中毕业。这时，克里斯托弗·费林已经成为密歇根大学的舞蹈教授。他想将这个年轻弟子带到新的学校里，并同意麦当娜高中导师南希·赖安·米切尔的意见，认为她应该在那里申请一个奖学金。麦当娜申请并得到了奖学金，于一九七六年秋天到密歇根大学报到入学。

“父亲感到无比地自豪，”马丁·西科内说，“但是

我不敢肯定麦当娜知道。他们的关系很紧张。如果她惹了麻烦，他自然会出现的。但是她从不承认自己惹过麻烦，而且肯定不会找父亲寻求帮助。他们经常争吵，她心里有太多的情绪。她是他的女儿；他是一个守旧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是他和麦当娜之间有很深的鸿沟。他从来都不理解他。‘ 打破规矩？ ’他会说，‘ 但是为什么呢？规矩有什么问题吗？ ’她要去上大学了，我认为他们双方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 父亲总是强调教育。他抚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是要他们接受教育。麦当娜带着奖学金上大学了，我们都知道，她这回真的要成为她自己了。”马丁 ·西科内说道。

就是从她进入密歇根大学之日起，麦当娜 · 路易丝 · 西科内，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开始蜕变成“ 麦当娜 ”——一个有着自由精神的艺术家。

惠特利 · 塞特拉吉安是个年轻、有抱负的舞蹈教师，她说“ 我觉得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魅力和胁迫的组合，”她是麦当娜在密歇根大学的第一个室友。“ 她很美。表达能力强。而且特别特别瘦。她的头发向两边分成一缕缕的，剪得很怪。她的眼线又黑又重，衣着也很有意思，爱穿肥大的 T 恤衫和紧身裤。她美貌出众，头脑敏捷、尖锐。她非常冲动，有干劲，而且无所畏惧。她走进每一个房间都能控制局面。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的人。“ 她笑着说，” 另外，她的舞蹈技巧很高。她敢于冒险。当然，当时的她还很稚嫩，但我们都一样。尽管如此，如果有谁比她得到更多的关注，她就会愤怒地跟我议论：‘ 她有什么我没有的东西吗？ ’她爱问。她认为任何人得到比她更多的承认都是不公平的。其他人同样棒或更棒会让她发疯的，就好像有一场疯狂的竞赛一样。“

塞特拉吉安接着说：“她跟克里斯托弗·费林合作得很好，而很多其他学生都不行。他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但是在芭蕾课上却很吓人，因为如果他觉得你偷懒，他就会使劲掐你，把你身上掐出血迹来。这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可麦当娜不怕。她其实喜欢这样。他又华丽又爱挖苦人，就像她一样。”

塞特拉吉安与麦当娜在同一个冰淇淋店打工。她对麦当娜所有的做事方式都感到不可思议，无论是参加派对还是去排练。“她会把我从床上拽下来。我跟不上她的节奏。”她说，“她一大早就起来出门了，比所有人都早到班上，热身。我们星期六晚上会出去跳舞，几乎跳一整夜。可如果星期天早上有排练的话，她还会一大早起来热身。她对自己很苛刻。她活得很努力，工作很勤奋。”

“她跟我做朋友似乎很有心计，”塞特拉吉安回忆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对她有所抗拒，但她征服了我。她下决心打破我设的一切界限。我觉得，她向我暴露她脆弱一面的时候是真诚的。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总觉得，‘也许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可能有利用我的因素在里面，她在利用我们的友谊来满足她的需求。我觉得里面有很功利的东西，但是当时在我看来仍很模糊。我只知道她需要有人无条件地对她。然而，如果你出了问题需要她，她可不一定做得到。”

“我们经常长时间地谈论她的母亲，”塞特拉吉安说，“谈论她有多么想念她。她嫉妒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我的母亲总爱打电话来，我在电话上跟她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麦当娜就站在一边听。我们也谈论她的父亲，但是不多。每当我提起这个话题，都能感觉到她的愤怒。”

“几个月后，我们的关系就很亲密了。她爱搂搂抱

抱，脾气暴躁。我对她已经适应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对她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圣诞节期间，惠特利跟男朋友去巴哈马度假。麦当娜独自留在她们的公寓里，苦苦思念惠特利。惠特利旅行回来时，发现她床上有六页麦当娜写给她的信。在信里，麦当娜说她想惠特利都想疯了。“我认识到我有多么依赖你，你是我的听众，我的建议施与者和采纳者，整个世界上最棒、最亲密的朋友。”她写道。

麦当娜还提到她和一个女朋友琳达去了酒吧，由于她们的跳舞方式，遭到了一些“舆论谴责”，说她们是同性恋。实际上，麦当娜写道，她希望她当时是跟惠特利一起跳舞，而不是琳达。她还说她该交房租了，而她却没有钱，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她说自己太穷了，以至于她到垃圾桶里到处翻找吃的东西。她最后写道，她要继续做她的演艺事业的美梦，并期待一切如愿。

当时最了解情况的人一致认为，麦当娜已经下决心要做点什么来出名了，她完全专注于她的舞蹈课程。她的内在直觉告诉她，她要去找不仅相信她并且能帮助她的人，从而将自己的优势尽量发挥出来。于是，她来到了舞蹈教授盖·德朗的“技巧班”上。德朗教授从一开始就认为她很出色。“她拥有许多年轻舞蹈家所渴望的素质。她很苗条，肌肉线条很好。她食欲旺盛。她像个孩子，总嚼着口香糖，跟她在一起很愉快。她很年轻。根本是个孩子。”

“在上课的时候，所有的女孩子都穿着黑色紧身裤和粉色紧身衣，把头发束成一个髻，里面插着花，”在回忆自己学习舞蹈的那些日子时，麦当娜说道，“我把头发剪得很短，抹上头油，让头发都竖起来，我还把裤子撕

扯得到处都是口子。我做这一切就是要同她们区别开来，并且说：”我跟你们不一样，行吗？我也上舞蹈课，跟你们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像你们一样陷在这个地方的。“‘

塞特拉吉安回忆说：“她教我从商店里偷东西。我们俩其中一个先到收银台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个将舞蹈包放在收银台下面。然后，做出偶然欠身的样子将胳膊从收银台上扫过。最后，那个东西就掉到舞蹈包里去了。我们用这个办法得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好多食品。我们需要什么拿什么。她会说：”我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们。等我们成名以后，我们会捐很多钱给慈善机构，补偿偷这些东西的过失。别担心，从全局看我们跟上帝扯平了。“‘

在密歇根大学的一年半时间里，麦当娜成绩斐然，她对自己也很满意。尽管如此，很快就要毕业在她看来比起她即将开始的舞蹈事业来，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她已经集中学习了五年舞蹈，她的成绩到处受到好评。她在大学里已经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了,她渴望能走得更远。克里斯托弗·费林的热情鼓励以及朋友和室友的羡慕加在一起，更证实了她内心的声音，她有某种独特的素质。她感觉到现在是继续前进的时候了，没有理由再浪费时间去完成学业了。

塞特拉吉安说，麦当娜“认为勇往直前对自己最有好处。她想成为一名舞蹈家。她想去纽约，进一个好公司。“她回忆说，”时间改变了一切。她从来没有说过她想成为一个文化偶像那样的东西。她只是想跳舞。“

从孩提时代开始，麦当娜就想成为一名演员，说得更清楚一点，是想当电影明星。据她后来解释说，她认

为作为舞蹈演员最终能找到戏剧世界的入口。当然，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她完全凭的是内在直觉。她必须搬到西海岸，到好莱坞去，那里才是全球娱乐业的首都。然而，她觉得自己当下的机会在纽约，这个城市因它狂热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和进取的态度而闻名于世。

不出她所料，听说她要放弃奖学金，跑到纽约去闯，父亲极为不快。“他非常非常的烦躁，”哥哥马丁说，“我们的继母当然也支持父亲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她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说服她不要这样做。他们争吵得十分激烈。我至今记得那些可怕的场面。”

“你辍学，就不是我的女儿。”一天晚上，父亲在饭桌上说。

“很好，”麦当娜气愤地说，“但是等我成名以后，我会再次成为你的女儿吗？事情的规律是这样的吗？”

“等到那时候再谈这个问题也不迟，”托尼反驳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哦，会有那么一天的。”麦当娜说。

与以往报道不同的是，托尼从来没有阻挠过麦当娜对娱乐业的热烈追求。他仅仅希望她先从大学里毕业，然后，正如他现在所说的：“她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但要受过教育。”

“他从来没有说过她没有才华，”麦当娜的一个堂姐吉娜·马内蒂说，“他不是做那种事的父亲。意大利家长往往都不会那样做，尤其是新移民。他们支持孩子的抱负。”

“托尼叔叔对她有最好的愿望，希望她能成大事。而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先获得大学学历。有了学历以

后，她想干什么都可以。可是她不这样看。所以他们争执不下。麦当娜什么时候都怒气冲冲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他们家，晚饭正吃到一半，她掷出去一盘意大利面。‘别再想控制我的生活了。’她冲他尖叫起来。盘子砸在墙上，面条和丸子撒了一地。所有人都吓呆了。马丁也在那里。我记得当时他的眼睛瞪得像个茶碟。”马内蒂说。

“我认为托尼叔叔会心脏病发作的。他的脸涨得通红，血压急剧升高，好像马上要病倒似的。麦当娜害怕了，向他跑了过去。”

“她跪在他面前，开始哭泣和道歉。她不停地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向父亲道歉？这在她算得上一次重大的让步了。”

“然后他开始哭了起来，拍着她的脑袋说：‘不，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他们之间总有这种戏剧性的场面，而且总是她挑起来的。就好像她觉得她和父亲必须有这种大场面，来证实他们彼此之间的爱。”

第六章　闯到纽约

尽管永远富于想像的麦当娜是个说话没准的人，但麦当娜于一九七八年七月的一天清晨抵达纽约的故事却实在精彩。为了将自己炒作成一个现代版的灰姑娘，她经常这样回忆自己离开底特律市机场、第一次乘飞机抵达纽约的情形：兜里只有三十五块钱，身上穿着惟一的一件大衣，肩上粗呢背包里只有芭蕾紧身衣……在这个时刻，她已下定决心要在生活中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要

成功。

“十年前的夏天，”一九八八年她在电影《那个姑娘是谁？》的首映式上宣布，“我第一次来到纽约。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出租车。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让出租车司机把我放到中心地带，于是他把我放在了时代广场。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让我肃然起敬。”

在麦当娜来到纽约的时候，话剧《贝隆夫人》刚刚在百老汇打响。剧中女主角是一个有抱负的女人，镇定自若地离开她的故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她在那里举目无亲，然后，她开始走向成功……

再过一个月，麦当娜就满二十周岁了。这位身高五英尺四点五英寸的女孩，裹在那件过季的大衣里走过时代广场，在上演《贝隆夫人》的剧院门口停下来，欣赏布告栏和张贴画。不知道她是否想过，她的生活跟这位阿根廷偶像的生活有多么相似和平行？是否想过，在十五年后自己会在电影版《贝隆夫人》中扮演女主角？

纽约这个世界上最艰难、最苛刻的城市，并没有把麦当娜吓倒。麦当娜对未来总是独具慧眼，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生存。据说，麦当娜第一天就在这个陌生、疯狂的城市里流浪,最后来到列克星敦大街的一个集市上。这时，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跟踪她。她没有像大多数来到陌生城市的年轻女人那样逃跑，而是同他打了招呼。“你为什么穿着大衣？”他问她，这给了她一个机会来讲述她的“故事”。

“你好！我刚刚到，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她说。这是一个她排练过多次的故事；她已经对另外几个对她不感兴趣的陌生人讲过了。不过，麦当娜肯定打动了这

个过路人，因为她最后搬进了他的公寓，而且睡到了他的沙发上。

尽管如此，麦当娜很快发现，一个年轻姑娘不能总这样轻信别人，尤其是在纽约大街上遇到的男人。多年以后，她成名了，在她透露的许多引发争议的轶事中，她提到了在纽约遭到强奸的事。“我被强奸过，这次经历太糟了。”她说。这是她在探讨自己那本引发争议的关于探究裸体的《性》时提起的话题。

“我知道有很多女人有被两个或一群男人强占的性幻想。”她书中有一张照片是麦当娜身穿学生校服，被两个小伙子袭击的情景。然而她坚持说这张照片纯是幻想。“显然这完全是两厢情愿的，”她说，“所有人都想这样做。”

麦当娜没有说出那次经历的时间和细节，只是说：“那件事发生在许多年前，我已经学会了面对心理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真是一次长见识的经历。我在纽约刚待了一年，非常年轻，对人非常轻信。”

“我记得她提过这件事，”她长期的好友埃瑞卡·贝尔说，“但是她不想公开探讨这件事。我认为这是熟人强奸的，也就是说她认识这个家伙。他背叛了她的信任。她肯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另一位至今仍同麦当娜来往密切的女友说：“她从来不想谈那次熟人强奸案。但你看得出来，当时发生的一切对她影响很深。她提起来的时候哭了，仿佛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她说：‘我想打电话给父亲，把经过告诉他，也许回家一段时间。但是他会杀了我的。’我觉得她当时需要她的父亲，但是又害怕去找他。我知道她也需要母亲。那是一些孤独的岁月。”

她的前经理弗雷迪·迪曼说：“我记得在一次演出的时候，观众里有一个姑娘被前排的几个家伙推来推去，突然就摔倒在人群里。她马上就要挨踩了。然后，又有两个人摔倒了，谁也没有爬起来。麦当娜看到了整个经过。她停止了歌唱，让保安把那个年轻姑娘扶起来。‘我知道无能为力的感觉是什么滋味，’她在舞台上说，‘那种感觉非常难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我觉得她对那个姑娘怀有巨大的同情，还有一定程度的恐惧。”

“我不想小题大作，”麦当娜谈起那次强奸事件时说，“我女生活中有过许多大多数人感到恐怖的经历。但是我部想让人们为我感到难过，因为我不觉得难过。”麦当娜说那次经历使她变得“更加明晰下层生活，也更加机智。当时的确精神崩溃，但是我也从此更会生存了。”

第七章　舞蹈之梦

几个星期之后，麦当娜从借住人家里搬了出来，她又要全靠自己了。她搬到一栋破旧的四层楼房里。“我是从刚果来的，”她严肃地对邻居说，“去年我一直在研究大猩猩的集体行为，现在我正在重新适应文明的生活环境。对了，你能借我一点钱吗？”

为了谋生，她去各种快餐店打工，要不就直接从朋友手里要钱。她后来告诉媒体说，她有过从垃圾桶里捡东西吃的经历，尽管当时的知情者不认同这段记忆。反正她不在乎吃的是什么。她从不按时吃饭，早餐吃一根香蕉，中午吃一个苹果，加餐吃一瓶酸奶。在她眼中，这个时期经历的所有艰苦都是烦人的分心事。但她心里

明白，她来纽约是为了跳舞——不是来吃的。她没有浪费时间做不现实的规则，也不做乐观的梦想。她有一个目标，她要去追求这个目标。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麦当娜去著名的珀尔·朗舞蹈团试演，独舞艺术家珀尔·朗立即认可了她的与众不同。“她进来时，穿着一件后背完全撕开的 T 恤衫，”朗回忆说，“上面别着一个巨大的安全别针，肯定有一英尺长。我想，如果她不把舞伴的眼睛作瞎的话，有朝一日她就能成点事。”

麦当娜是朗的舞蹈团试演时被挑中的入选人之一。她狂热的自由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试演之后，朗记得自己走向麦当娜，一直走到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似乎要仔细地看一看她。然后，她细细地端详了她一阵，抚摸着麦当娜的面孔说：“亲爱的，你很特别。”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而且握住了她的手。

“我知道。”麦当娜回答说。

麦当娜把手抽回去，珀尔不情愿地放开了，似乎还想再端详眼前的这个姑娘。

“她是个杰出的舞蹈家，”珀尔·朗回忆说，“许多舞蹈家能踢腿，能展示特技的身体控制，但是那些都很普通。麦当娜有力量、有强度，能超越身体表演，达到某种更为激动人心的程度。那种强度是我对舞蹈家最看重的东西，麦当娜就有。”

显然，麦当娜征服了舞蹈指导朗，她懂得塑造自己，引领自己去实现目标，并且成为她的良师益友。在朗的帮助下，她的舞蹈技艺日趋成熟，成了朗的助理。“实际上我已经相当地依赖她了，”朗说，“刚开始的时候她很有条理，很职业，而且非常严肃。但是几个星期之后，

我注意到她对我的严格教学感到窒息。在我给她加压的时候，她很难受。”

一天，麦当娜完成了一组复杂的舞蹈动作，伴奏音乐是一个疯狂的钢琴师弹奏的爵士乐，这时朗走到她面前,做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她拍着手命令道“再来一遍。”

麦当娜重新跳了一遍全部动作。

“再来一遍！”

接着又跳。

“再来一遍！不要停在固定的地方，麦当娜，”朗不耐烦地说。“现在，”她又使劲拍着手说，“再来一遍！”

接着又跳。

“再来一遍！”

接着又跳。

“再来一遍！动起来，麦当娜。”她又说。

突然，麦当娜停下了脚步，顶撞说：“我不能再来一遍了，”她几乎要掉眼泪了，“不要再逼我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她在自己的背包里翻了一通，找出一个药片——也许是阿司匹林，也许是更烈的药——喝了一口塑料瓶里的水，把药片咽了下去。然后，她把瓶子往地上一扔，嘟囔了一句咒语，瞥了一眼老师。

“可以这么说，我们之间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场面，”泊尔·朗回忆说，“我责怪她不想更卖力气，这时她开始抨击我。我知道，她在任何剧团里跳舞都会惹麻烦，因为她这么有个性。这不是卖不卖力气的事；她很卖力气。但从她努力的方式中，我看不到她同其他舞蹈演员融合相处的希望。”

“她继续质问我，我也真的受够了。我向她提出一些建议，她向我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用恶狠狠的口气

说：”哦，太谢谢你了，可恨的女士。‘从来没有哪个学生对我这样说过话。于是，我要求她一一命令她——走人。”

离开泊尔·朗舞蹈团后不久，麦当娜进入了世界知名的阿尔文·艾利舞蹈团的一个培训班。但是，即便有了这个可喜的变化，尽管她聚集起全部的勇气、欲望和精力，她还是不能立刻在纽约竞争激烈的舞蹈界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将自己的全部思想、身体和灵魂都献给了舞蹈，麦当娜仍然不得不为了生计，跑到当地一家多纳面包店做收银员。她还到曼哈顿著名的“俄国茶楼”餐厅里当过女招待。

餐厅的原经理格雷戈里·卡米鲁奇回忆说：“她是个单薄的姑娘，非常瘦弱。我常常想也许她在餐厅吃的饭就是她当日吃的惟一一顿饭。但是她很乐观，从来没有无礼行为，总是按时上班。她刚来这里上班的时候，我发现她总盯着顾客看。‘我看看有钱人怎么吃喝，’她解释说，‘这样等我有钱了，我就能按正确方法吃饭了。’然而，她很快就对有钱人的饮食习惯感到厌倦了。然后我感到她干不了很长时间。‘我来纽约不是来干这个的。’我曾听到过她这样发牢骚。”

麦当娜来到纽约的头几个月，一直住在贫困街区里的破公寓里。父亲托尼·西科内曾经来看望过她一次。

“我不想让他来，”麦当娜多年以后回忆道。“公寓里到处爬着蟑螂。楼道里有酒鬼。整个地方闻起来是一股馊啤酒味。”

“如果你的愚蠢梦想不能实现的话，会怎么样呢？”托尼问她。父女俩坐在 81 街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里。麦当娜正在吃意大利面条和蛤蜊，她吃得这么香，好像好几

个月都没吃过这样一顿好饭的样子。

“跟我回家吧，”托尼说，“我真想你，诺妮。”

“我爱你，爸爸，”麦当娜说，“但我不能回家。”

“看看你活的样子，”他想说服她，“住在蟑螂旅馆里，过的就像流浪汉。”

堂姐吉娜·马内蒂回忆说：“即便今天，托尼谈到那次探望她的经历，眼睛里仍然盈满泪水。我知道他的心在痛。我记得他把旅行时间缩短了。他说：”她这么聪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实在不理解。‘他恳求她跟自己回到密歇根来，告诉她说，他再也不跟她吵架了，他不会再管她，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她跟他回去。’如果你真想让我自己选择，就让我用自己的方式选择。‘她对他说。他想在离开之前给她留些钱。她不要。她拒绝他的帮助似乎就是在惩罚他。“

“‘她从来都不听我的话，’托尼回到密歇根后说。‘她只想像流浪汉一样生活。她想饿死自己，这样就能当舞蹈家了。哼，跳舞的！’”他对麦当娜想跳舞这件事一直感到郁闷，在他看来，跳舞根本就没有前途。

当然，严酷的事实是，跳舞的工作实在难找，尤其是在曼哈顿。这里的竞争十分激烈，这里不乏灵敏、有才华的舞蹈家,他们的渴求和动力一点也不输给麦当娜。

“我有时会来到林肯中心，坐在喷水池旁哭鼻子，”她回忆说，“我会写在我的小小日记本里，祈祷着能交到哪怕一个朋友。我已经习惯了自己是小水塘里的一条大鱼，现在突然一下子，我什么也不是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回去。从来没有。”

“哦，天哪，她可从来没有坐在喷水池边上哭过，”哥哥马丁说，“我从来没有在日记里写过自己的孤独和痛

苦。而且她的朋友多得是。那些年她过得的确很艰难，我的意思是，她是有过很多次绝望，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她后来把她编织成了一部辉煌传奇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妹妹。她最擅长的就是制造传奇。”

“我记得我父亲看望她回来后说：‘她要么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舞蹈家，要么会成为最大的傻瓜。’当然，结果是哪个也没有成。”

第八章　新的突破

到了一九七九年初，就要二十一岁的麦当娜意识到，要想被一个大型的巡回舞蹈团接受，至少还需要五年的时间。她知道，要想走出这个困境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她必须拓宽自己，开辟新的疆域，甚至修改自己的视角，才能在纽约生存。

麦当娜的天性不允许她浪费太多时间来策划自己的下一步棋。她需要某种手段来展示自己杰出的魅力。她需要一个舞台，一个地点。为了挣更多的钱，麦当娜开始为绘画班当裸体模特。她听说这样挣钱很容易，她后来回忆说：“我太穷了，太绝望了，我几乎什么都肯做。我认为做这个可以给我带来新的东西，也许我能成为一个模特。谁知道呢？”

她做模特时的一个画师安东尼·潘泽拉回忆起他刚见到麦当娜时的情景，她根据应征广告来到他在纽约的工作室。不过，乍看起来，她的外表让他感到不太满意。

“我没有想到你长得这么像男孩子。”他说着就要把她打发走。

麦当娜也许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于是解开衬衫，露出乳房，问道：“男孩子有这个吗？”然后她毫不犹豫地脱掉牛仔裤。脱光之后，她语气轻快地问：“现在，告诉我在哪里摆姿势。”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麦当娜。”

“没有姓吗？”

“我看起来还需要一个姓吗？”她一丝不挂地站在他面前说。她抓起自己的乳房，把它们推上去，然后又推向他。

“她的回答毫无意义，”画师现在说，“但是不知为什么，她的回答又有了全部的意义。”

“当时工钱基本上是一小时七美元，这对于她来说就算很多了。她需要钱，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似乎从来没有固定住所。所以如果你想找到她，就得打她留下来的一系列电话。‘上午，’她说，‘你可以打这个号码找到我。’然后她递给你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然后，晚上试试打这个号码。’然后她往你手里塞上另一张纸条。‘但是我有的时候在这里住，有的时候在那里住。’她又递给你另外两个号码。要想找到她简直是不可能的。她是个流浪的人。但是一旦找到她，她就是个优秀的模特，非常配合，总同意做热情、有活力的姿势。”安东尼·潘泽拉说。

为了继续挣到钱，麦当娜决定通过应征杂志和报纸广告，为摄影师做裸体模特。马丁·史莱博尔当时正在格林威治村的新学校教书，他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付她一小时三十美元做裸体模特。她收到薪金的时候，签上了麦当娜·路易丝的名字。“我对她做模特的印象

是，”史荣博尔说，“有些模特进来了就急切地渴望开始，脱衣服摆姿势，而我感觉她真的仅仅为了钱在做这件事，她真的不怎么仔细考虑这件事。我不由地想，她走了之后永远都不会再次想到这些相片的。”

其间，麦当娜的风格、大胆和魅力加在一起，继续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重要的人物。在一次派对上，她在舞池的中心转着圈，被雕刻家诺里斯·巴罗斯看到了。“那是一九七九年的冬天，”巴罗斯回忆说，“我记得她穿着豹斑紧身裤，周围围满了人，但是尽管屋里全是舞蹈家，她仍然占据了中心舞台。她好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似的，就像围着一圈火跳舞。我们都在那里，我和我的朋友以及所有的人，随着社员的‘Y——M——C——A’边唱边跳，而麦当娜处于中心舞台上。她是这样一个令人惊诧和激动的尤物，头发蓬乱，浑身散发着无穷的性感力量，仿佛一触即发。我感到非常惊讶。所以我走向了她。”

“如果我能重新安排字母表的话，”巴罗斯对她说，“我会把U（you 的谐音）和I 放在一起的。”

“滚你的，”麦当娜打量着他说，“你让我想起第五大街的一个家伙，他今天早上要把自己的梳子卖给我。”在尖刻地挖苦一番之后，她走开了。然而，她又立即转身问：“这是否意味着请我吃饭呢？”

“是的。”

“好吧，但是必须是意大利饭，”她说，“要不我就不答应。”

尽管他们进行了尝试性的约会，两人还是几个星期之后才走到一起，是巴罗斯最终给麦当娜打的电话。“你把你那美丽的白兰度身体带过来吧。”麦当娜对他说。

“我怎么可能拒绝呢？”巴罗斯如今问道，“我们的恋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巴罗斯尽管是个高挑的金发坏男孩，却并非麦当娜通常喜欢的那种身体类型——她更喜欢肤色深、肌肉发达的男人——然而她的这次恋爱还是非常愉快的。她在他心目中是一个性动物。“我们之间的性完全是动物式的，”巴罗斯说，“她不爱卖弄风情，也不羞怯，这一点毋庸置疑。一切都很自然，同时也很有意思。我们爱随着她当时最喜欢的格劳瑞娅·盖诺尔的歌曲《我能生存》跳迪斯科。她非常投入。一切都围绕着她来，她的需要，她的愿望，她的想法，她的欲望……但是，你仍然神魂颠倒。看着她、有她在身边本身就非常让人激动。”

“在一次午餐约会上，麦当娜叫了一份冰淇淋圣代甜点，上面带着香蕉和巧克力浇汁。她随后又往上面浇满了糖枫汁。我看着她把盛甜点的容器舔了个一干二净，觉得直恶心。她整个人都处于疲劳过度状态，她的新陈代谢决定了她永远不可能发胖。”

“她表现得好像她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外表似的，但是现在我认为那都是一场表演罢了，她只是想让人们认为她不在乎，她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巴罗斯观察说，“我记得我送给过她一条牛仔裤，腰围三十四，对她来说实在太肥了。她兴冲冲地穿了上去。她的毛衣和衬衫上面都有洞，她爱把手指头从这些洞里伸出来，做出种种姿势。她看起来总是那么酷。她总是那么酷。”

巴罗斯说他跟麦当娜约会那段日子，浪漫气氛中总有一种暂时的感觉。“我知道那不会持续太久的，”他说，“她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但是我感到她认为自己要去大地方……而我不会。我知道她不会逗留太长时间的。”

在一次做爱之后，巴罗斯对麦当娜说：“一年后，我们回首这段时光，会感到更加珍惜的，对吗？”

“唔——”麦当挪用最含糊的口气说，“有意思。”她露出一丝推脱的微笑。

巴罗斯静静地用胳膊抱住她，他知道，这样温柔的时刻以后不会多了。

到此为止，麦当娜事业的动力都来自于一些帮助她实现目标的重要人士为她提供的一系列偶然机会。她急切地利用这些机会，然后，没有表示太多的感激和感情，她就头也不回地继续勇往直前了。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而且这也会继续成为她未来几年生活的模式。尽管她和诺里斯·巴罗斯的关系仅仅维持了三个月，但是它却将麦当娜带进了她生活中新的篇章。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在巴罗斯家的一次派对上，他将朋友丹和埃德·吉尔罗伊介绍给了她，他们组成了一个名叫早餐俱乐部的乐队。

麦当娜与丹·吉尔罗伊一拍即合。夜晚即将结束的时候，她问他：“怎么，你难道不吻我吗？”他正要考虑这个问题，她拽住他的领带，把他拉过来亲了个嘴。然后，她轻柔地拍打了他的一边脸颊。她一边走开，一边朝他眨了眨一只眼睛。

多年以后，诺里斯·巴罗斯说：“我还不知道，她已经跟我结束，跟丹跑了。丹立即开始教她弹奏乐器。她学会了弹吉他，她学会了弹风琴。她肯定还学了一阵子打击乐器……但是最后她想唱歌。”

很快，麦当娜同丹兄弟俩住进了皇后区科罗纳的一间破旧的犹太教堂，他们既把它用做排练厅也把它当做住所——此刻她已经是早餐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了。

惠特利·塞特拉吉安说：“我记得要穿过皇后区的一片好像遭到过轰炸的地区，最后来到一座倒塌的犹太教堂。我偷偷想道：‘哦，我的上帝，她现在住在这里吗？’但是我见到她时，我看到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更加自信。我听了她和丹组建的乐队，很不错。虽然很吵，但是很好。她用手牢牢地抓住麦克风，不停地转动它。我坐在教堂的一把椅子上看她，她非常自如。我知道她不会再去跳舞了，尽管她从来没有这样说。我看得出来，她喜欢这种表演方式，做一名歌手，一名娱乐明星。她和丹正在恋爱，他们看起来很幸福。”

丹被麦当娜迷住了。“你做起爱来像一个男人，”他在一次做爱之后对她说，“你那么有侵略性。一点也不羞怯。”

“你害怕了吗？”她问他。

“不，”他对她说，“我很兴奋。”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男人，”她承认说，“我想在大街上脱掉衬衫，像建筑工人那样。我喜欢自由。”

“我喜欢你。”他对她说。

“我知道。”她一边说一边吻他。

“丹和埃迪两个人都唱歌，有的时候她唱，他们就给她伴唱，”诺里斯·巴罗斯回忆说，“最后她想唱得更多一些。我认为她一进了乐队，一跟丹在一起，就已经几乎放弃了跳舞的念头。她不怎么想跳舞了，更愿意去乐队。她如饥似渴地学习，跟丹学摇滚乐，学演奏和唱歌。她没有满足的时候……”

麦当娜永远想要学更多的东西，现在她似乎开始纳闷，或许唱歌也不是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音乐制作人

史蒂夫·布雷在密歇根时就认识麦当娜，此时在曼哈顿再次邂逅麦当娜，回忆道："她在早餐俱乐部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形式，找到了自己作为一名摇滚表演艺术家的最佳表现形式。她弹吉他并担任乐队主唱。我一直认为她做一名节奏吉他手也会前途无量的。她站在桌子上跳舞，把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打碎。她把香槟酒往自己的身上浇。她就是一个神奇、狂野的孩子。"

"丹教了她很多东西。他爱她。我认为他们相处得很好。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每个星期，麦当娜都翻阅行业杂志，如《后台》、《娱乐业》和《综艺》，寻找工作机会。一九八五年九月，她对《花花公子》的一个作者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是法国歌星帕特里克·埃尔南德斯登的。他出了一张名为《为了活着而生》的唱片。他的唱片公司（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正在试图制作一场演出，跟随他进行全球轮回，他们需要女孩子伴唱伴舞。这次巡回即将成为一次盛大的欢庆演出。我认为它会盛况空前的；我将跳着舞、唱着歌周游全世界——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所以我去了参加了试唱，事后他们说他们不想要我跟随帕特里克·埃尔南德斯，他们想把我带到巴黎去，将我塑造成为一名迪斯科明星。"

"可是你讨厌迪斯科。"丹·古尔罗伊对她说。

"那又怎么了？"麦当娜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这可能成为我的巨大转折。"

"可你是跳舞的。"他争辩说。

"谁说的？"她问，"我上次跳舞是什么时候的事？"

丹不想让她离开皇后区。他不仅害怕她在欧洲会惹出麻烦，同时也不信任赞助她这次旅行的人……他更害

怕她会不再回到自己身边。他对她感到深深的关切。

“要不这样吧，我是个唱歌的舞蹈家，”麦当娜干脆地说，“如果这样我就能在这个该死的行业里成功的话。”

麦当娜解释说自己不愿意这样突然地离开丹，还说他是她认识的最慷慨的男人之一。“我从你这里学到了许多，丹，”她说，“可是，现在我要走了。如果我这样做像个婊子的话，那么我就当婊子好了。”她宣布了结束。丹受到了伤害，并对她的自我评价立即做出了认同：是的，她是个婊子，他说。他后来承认说，他爱她，本以为他们之间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他没有想到她会离开他，“尤其是我们已经分享了那么多”。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岁的麦当娜跟随制作人让·万卢和让－克洛德·帕勒兰一起去了巴黎，他们向她保证会善待她的，他们会为她提供“丰盛的饭菜”，还会“为她请个声乐老师”。据一个记者报道，她回忆说：“他们的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有一间很棒的公寓。我从来没过得到过这么好的待遇。我一直由司机接送。他们要发展我的才能。”

据另一个记者的报道，她的段子有了一些演绎：“他们把我带到巴黎，把我介绍给了可怕的法国小伙子，他们带我去昂贵的饭店，到处带我去见他们的朋友，让对方看看他们在纽约的贫民区里找到了什么。我朝他们发脾气，他们就给我钱，让我高兴起来。我觉得糟透了。”

笔者在一次采访中，她同样继续讲述了这个故事：“两个星期之后，我觉得没意思了。他们把精力都集中在帕特里克·埃尔南德斯身上，想让我等等。我？等等？同时，他们想把我按当娜·萨默尔的模式塑造。我不停地告诉他们：‘我不是当娜·萨默尔。’”

“于是我恢复了自己的叛逆模式，退了钱，开始与流浪汉为伍，”她说，“哦，我太想念纽约了。我恨法国和法国的一切。如果他们不准备为我做任何事情，那么我想回纽约去，自己为自己做事。我没有签合同，我告诉他们，我想回家去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他们说没有问题，就叫了一辆豪华轿车来，把我送到了机场。他们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他们说两个星期。然后，我再也没有回去。一九八五年，我听说他们还在等我。可怜的人儿。”（多年以来，麦当娜事迹的收集者们一直找不到任何此类记录，来证实麦当娜这个时期的真实情况。）

可以从这个事件里看出麦当娜的性格，尽管她在纽约没有什么根基，但是她还要急切地回来。在这里，她至少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在法国，她只能靠两个她还不太认识的唱片制作人来实现她的梦想。然而，在纽约，一切都要靠她自己了。她愿意进行赌博，将自己的创作力和智慧做赌注，让自己的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麦当娜在离开巴黎回纽约“度假”之前，跑到排演厅里，帕特里克·埃尔南德斯正在那里排练自己的迪斯科。“成功今天属于你，亲爱的，”她对他说，“但是明天就会全部属于我的。”

“那个帕特里克·埃尔南德斯后来究竟怎么样了？”一九九九年，麦当娜问一名记者。

第九章　一种牺牲

一九七九年八月，从欧洲回到纽约后三个星期，麦当娜和她的朋友惠特利·塞特拉吉安谈论起她这次激动人心的旅行。“她在纽约住在一个着实糟糕的地方，”惠特利回忆说，“但是她管这里叫家，我们就躺在地板上，她给我讲自己如何坐着一架协和式飞机到巴黎去，又掉头跑了回来的传奇经历。她给我讲的时候态度那么平常，太让我吃惊了。对于我来说，这一切太了不起了。”

“让我感到凉讶的是，她突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与我们曾经分享的世界非常隔阂。然而，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发展，还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欧洲旅行，有更多的机会做一些奇妙的事情。这次旅行在某种意义上让她觉得不快，但是我认为它同时也为她注入了新的自信。她回来以后看起来更自信了。我离开纽约后不久，她又看到一个新的广告，上面的一个影片角色引起了她的兴趣。”

二十一岁的麦当娜已经为电影《自由自在》和电视连续剧《声望》进行过试演，但都没有能得到角色。现在她又把自己的相片、履历和一封亲笔信寄给了业余电影制作人史蒂芬·勒维茨基。她应征的是他在《后台》上的一则广告：“诚征：低成本电影里的女人。支配型。”

勒维茨基回忆说：“我正在寻找一个二十出头、性格激烈、性感而主动的姑娘饰演这个角色。来了大约三百个应征者，大部分都寄来了自己艺术摄影照片，并声称自己有过拍摄经验，所有人都令人难以置信地乏味。我

对这个过程正感到彻底气馁的时候，我打开了这最后一个信封。”

勒维茨基打开信封，看到了麦当娜的履历，两张长五英寸宽三英寸和相片和一张宽八英寸长十英寸的黑白相片，还有一封三页的亲笔信，他把这封信一直保存到了今天。麦当娜在信里首先提到了自己刚刚“从欧洲回来”，既而写道：“我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出生和长大，我在那里很性急地过早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我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固定上芭蕾舞课，听巴洛克音乐，并逐渐开始非常讨厌我的同学、老师和高中的一切。只有一样除外，那就是我的表演课。”

他回忆说：“突然，我觉得这个姑娘有一些有趣的素质。’他还发现他们两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但谢天谢地，远非是这个巧合让他对她发生了兴趣。勒维茨基解释说：“她的相片里有什么东西让我想见一见她。在相片上，她很性感，但是并不淫荡。我接到了大量女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相片和信，在相片上看起来，她们都好像是想当演员的妓女，或是想当妓女的演员。但麦当娜的相片不一样。在一张相片上，她坐在那里用小拇指给自己涂口红，我认为那个场景是公共汽车车站。看起来很诱人，然而还有一种脆弱、一种无辜在里面，让我着迷。我知道自己肯定要见她。于是我们在华盛顿中心公园进行了约会。”

麦当娜来的时候穿着紧身的红色超短裙，一副自信的样子。“从她的外表判断，你会认为她有过一大堆经验，”勒维茨基微笑着回忆道，“她真厉害。”

“听着，我会演你的电影，”麦当娜冷漠地对勒维茨基说，“但我是不会跟你做爱的。”

“谁说过要做爱了？”他问。

她拿出自己的化妆包，开始用小拇指给嘴唇涂口红，这个动作与她迷住制作人的相片如出一辙。她又说：“你我之间是不会做爱的，明白了吗？”

“我当时没有理解，但是现在我认为她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为我进行了试演，”史蒂芬·勒维茨基说，“我知道她演那个角色正合适。她正在扮演那个角色。”

勒维茨基最终决定起用麦当娜参演那部低预算的一小时电影。这部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布鲁娜（麦当娜饰）的市区女强人和一个叫达希尔（杰雷米·帕特诺饰）的郊区流氓之间的恩怨纠葛。布鲁娜在一家餐馆的洗手间里遭到强奸后，她和男朋友雇用了她的“性奴隶”来对强奸者进行了恶魔般的人体祭祀。“我还没来得及要求她脱衣服，”勒维茨基回忆说，“她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情节。她对自己的身体、对裸体都感到很自然。她并不色情，但是非常热情和有意思，”他说，“我们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始拍这部电影的，我们经历了一段有趣的时光，她总是热情高涨，精力旺盛，能够即席创作。我实际上迷恋上了她。我们总爱彼此贬低，彼此侮辱。这就是跟麦当娜之间保持关系的方式。她侮辱你，你反过来侮辱她……然后，她就知道你爱她了。”

“她喜欢谈自己的生活、母亲的亡故以及对她产生的影响，”他回忆说，“我知道，她觉得她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她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害怕她会依赖起别人来，而他又会离开她。所以，我理解了她那傲慢的性格。何况，她还有一个她认为不认可她的父亲。电影里有一场暴露的戏，她就说：‘哦，我的天，我的父亲看见会吓死的。’我问她：”你会让你的父亲看这个吗？

‘她说：“哦，绝对会。’我觉得她是为了叛逆而叛逆，她想让他看看，她有自己的头脑。她被这个需求主宰着，她必须证明自己不需要任何人，无论是她死去的母亲，还是她那不认可她的父亲。”

许多演员的第一部低预算电影都可以忽略不计，麦当娜也没有什么不同，电影的结尾描写了人体祭祀。剧本很混乱，声音平平，所有人的表演，包括麦当娜在内，都过于紧张，显得很业余。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多少带有一些预言性——她有这样一句台词“你难道真的认为我的情人中有谁是温顺的吗？这是不可能的。”

尽管她主演的电影在本质上是一部低预算电影，但其中的主角麦当娜——将自然的栗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已经像她在几年后成为明星一样的表演了。男主角拉塞尔·罗姆在影片中同麦当娜有火爆的爱情场面，这个新手满溢的自信让他感到大吃一惊。“她表演起来就像她有一位化妆师、一位服装师和一整队随从似的——可事实上根本没有随从，”罗姆回忆说，“她这样一个魅力十足、默默无闻的年轻姑娘，似乎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她已经采用了只用名字不用姓氏的做法，认为昨日的大明星们在声望的巅峰状态下都是以名字留在人们心目中的。玛丽莲、迪特里希、盖博、嘉宝、莉兹、白兰度。我猜想麦当娜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加入这个无姓氏传奇的名单之中。”

勒维茨基的电影《一种牺牲》实际上是分两部分拍摄的，第一部分拍摄于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二部分拍摄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种牺牲》中有二十四秒钟特别播放了麦当娜独唱的《让阳光照进来》（选自音乐剧《头发》）。另外，还有一首歌叫《雷蒙德·霍尔必须灭亡》。

经研究麦当娜生平的专家们鉴定,《让阳光照进》和《雷蒙德·霍尔必须灭亡》提麦当娜最早录制的两首歌。

到了一九八 O 年初,麦当娜的本能告诉她,她的前途肯定不在电影事业里,至少现在不行,同时也不在舞蹈事业里。在这个时候,她已经回到了前男友丹·吉尔罗伊的身边,他怎么可能拒绝她回来呢……她不仅回到了他的生活中,还回到了早餐俱乐部里。尽管如此,没过多久,她不断膨胀的野心致使她同吉尔罗伊兄弟俩都发生了冲突。他们将她视为一个乐队成员,而她却将自己视作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想成为乐队的主唱——尤其是乐队里又来了一个女贝司手安吉·史密茨。她虽然喜欢安吉,但是她忍不住将她视作竞争对手,她不喜欢跟其他女人共享一个舞台。

在合作的几个月里,麦当娜总是同丹和其他乐队成员争抢舞台,丹开始感到沮丧。“你没有才能,只有赤裸裸的野心。”他对她说,他们又当着大家的面争执起来。

“哦,是吗?”她反驳说,“那好,滚你的,丹。滚一边去吧。”

“她从此离开了乐队。至少可以说,做她的男朋友挺难的。”丹·吉尔罗伊似乎非常谨慎地说,“主要是因为她不可能对你忠诚。她总有一大堆小伙子排队等着,每一个在她生活中都有用。那次她跟我分手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回到我身边来。”

麦当娜又到继续上路的时候了。从丹那里,她得到了一个住所,得到了与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还学会了几种乐器,并体会到在乐队伴奏下站在观众面前唱歌的滋味。她现在开始产生了组建自己的乐队的念头,她可以发展自己的嗓音,宣传自己的个

性……再也用不着丹·吉尔罗伊了。

“我知道他的心都碎了,”将丹介绍给麦当娜的诺里斯·巴罗斯说,“他不是那种非常看重关系的人,但是麦当娜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们之间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她就那么去了巴黎,本来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她又回来了,一切突然间不仅没有结束,也许还刚刚开始呢。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利用他。只有她知道这个。但是当时,我觉得一切都那么错综复杂。”

离开吉尔罗伊不久,麦当娜就同她在密歇根的男友、鼓手史蒂夫·布雷合伙了。两人是一九七六年在密歇根大学相识的。当时,布雷在一个俱乐部做服务员,那里是许多大学生常来的地方。另外,他还在一个蓝调乐队担任鼓手。

在提起这个帅气十足的非洲裔美国人时,麦当娜说:“他是第一个我允许给我买饮料的小伙子。他英俊得让人难以抗拒。”布雷同麦当娜发展了情侣关系,然后带着她在密歇根州的小俱乐部里巡演。在这段恋人关系结束后,他们保持了朋友关系。在随后的日子里,史蒂夫·布雷也搬到了纽约,与麦当娜共同创作和制作了许多优秀的流行歌曲,包括《表达你自己》、《真正的忧郁》、《进入最佳状态》、《爸爸不要说教》和《制造一场骚乱》。

麦当娜已经决定在纽约展开自己的音乐事业,她想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沉浸在这个行业里。她觉得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简直要爆炸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将进行歌曲创作和演唱,跟一个小乐队在纽约附近巡演,乐队里就有鼓手史蒂夫·布雷。由于布雷也需要一个住所,两人就一起搬到一座叫音乐大厦的办公楼里,位于曼哈顿西区,由办公室和排演厅组成。

布雷说：“音乐大厦距先驱广场的梅西百货商店很近，总有很多歌星和乐队在那里的排演厅里排练，寻求突破。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非常有艺术气息。在那里可以感受到创造的活力。我们很喜欢那个地方，只要在那个氛围里就会觉得陶醉。我们的乐队很火，而且越来越火。”

布雷同麦当娜之间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关于乐队名称的争执。布雷回忆说：“我们有许多名字。首先我们想到了‘艾美’，艾美也是我对麦当娜的昵称。然后我们又想到了‘百万富翁’，然后是‘现代舞蹈’。”

虽然乐队还没有名称，麦当娜的自信和对未来的展望却不可动摇。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歌手，却已经发展出了大明星的自我，让人很难与她相处。布雷继续说；“她想让乐队叫‘麦当娜’。我觉得太过分了。”

“但我认为很有道理，”麦当娜在吃饭时对史蒂夫·布雷说，“你看，有个乐队叫‘帕蒂·拉贝尔和蓝铃铛’。他们重新起名字的时候改叫了拉贝尔，用的就是乐队领袖的名字。”

布雷仔细想了想，说：“那么，你是说你是乐队的领袖喽？”

“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麦当娜用她那甜美的嗓音说，“你是我们的头脑，史蒂夫。你是音乐天才。至于我呢？我仅仅是明星。”

“算了吧，艾美，”他对她说，“再说，麦当娜听起来天主教味道也太浓了。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好。”

即便是今天，麦当娜也不得不承认，她对乐队不愿用她的名字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为什么没有认识到她是

他们的饭票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呢？至少在她看来这是事实。尽管她认为自己是为乐队好，但是对于乐队其他成员来说，她却仅仅是个自私的人。最后，乐队使用了“艾美”这个名字，丹和埃德·吉尔罗伊是负责人，麦当娜担任领唱，前早餐俱乐部成员加里·布尔克担任贝司手，布莱恩·西姆斯担任主音吉他，史蒂夫·布雷担任鼓手。麦当娜回忆说：“我们弹奏，我们演唱，我们在纽约到处演出挣钱，可是根本没有挣到钱。根本没有我原来想像的那么有意思。”

麦当娜感到很气馁，她发现，做一个乐队成员所受到的约束，已经开始侵蚀她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的真实自我。她后来回忆说：“太受限制了。我有想法。在乐队里是不可以有想法的。不能表达我自己，我于是想，那还有什么干头呀？”

第十章　初遇卡米尔

一九八一年初，一个女人闯进了麦当娜的生活，成为她人生道路的导师和救星。这次纯属偶然的相遇，改变了麦当娜的生活。

这个女人叫卡米尔·巴伯恩，是音乐大厦中的一位流行音乐经纪人。巴伯恩自称是不好说话的纽约人，留着卷曲的栗色短发，有着充满热情的棕色眼睛和洁白无假的肤色。她是个极富魅力的女人，性格富于感染力，对细节有着生动的记忆，尤其是关于麦当娜的记忆。

“麦当娜和我总在音乐大厦的电梯和楼道里相遇，”卡米尔回忆道，“她总爱跟我开些玩笑。有一次，在我双

手腾不出来的时候，她为我开门，我向她表示感谢，她却说：‘哦，不要担心。有朝一日你会为我开门的。’”

“当时，她大约二十二岁，无家可归，就住在音乐大厦的一间录音棚里。她说她刚刚离开艾美演唱组，想干点别的事情。她灌了一些唱片，最后，我听了她的样本唱片，觉得挺好听的。有一次，我本来应该去看她的演出，但因为生病就没去成。第二天，她怒气冲冲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朝我大喊大叫。”

“你怎么不来看我的演出？”麦当娜对她还不怎么熟悉的卡米尔喊道，“这是我的生命。你怎么了？你答应来的。”

“我头痛得厉害，”卡米尔解释说，“对不起。我实在去不了。”

麦当娜戏剧性地凝视了卡米尔一阵。然后，她问：“什么？你头痛？这算什么借口？！你算什么经纪人啊？”

卡米尔答应麦当娜，一定会参加她的下一场演出，请麦当娜把日期、时间和演出地点告诉自己。就在卡米尔往记事簿上记录的时候，麦当娜劈手夺过笔记本，把它朝卡米尔的胸口扔了过去。“如果它足够重要的话，你就会记住的，”麦当娜说，“你不需要记下来，因为它太重要了，你不应该忘记。”

“我本应勃然大怒的，”卡米尔微笑道，“但我的兴趣却被激发起来。”

“我看过演出之后，我立即明白她具有当明星的潜质。在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的头发是红色的，过了一两天，她就把头发染成栗色的了。在舞台上，她穿着男人的睡衣，以完全新颖的装扮出场。她有极佳的感觉，一旦登上舞台，她就让观众觉得他们进入了她的内心，理

解了她的感情。这是一种罕见的素质。她实在美极了。多么好看的一张脸啊！”

卡米尔被麦当娜玲玉未雕的才华震慑住了。当时，麦当娜的表演正尝试将舞蹈和摇滚乐结合起来，她那丰富的想像力，甚至她的胆大妄为都给卡米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卡米尔·巴伯恩很快就跟她签了合同。另外一个巧合是，年长麦当娜七岁的巴伯恩跟麦当娜的生日是同一天。在个性形成的岁月里，显然整个世界、上帝乃至幸运之神都偏向麦当娜，与她的个人目标和事业完全吻合。在接下来的二十个月里，巴伯恩和她的商业伙伴亚当·阿特勒将他们公司的资金几乎全部用来推广和发展麦当娜正在萌芽的事业，卡米尔将麦当娜说成一个“即将成名的无名人士”。

在她们的关系里，麦当娜和卡米尔在意志和感情的游戏中角逐。多年之后，卡米尔·巴伯恩坦白说，她可能是爱上麦当娜了。尽管巴伯恩当时没有向麦当娜承认，但是麦当娜本能地感受到了她感情的强度。她无法抗拒这一系列诱人的变化。无论如何，直到今天，她事业的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次诱惑，一个接一个的人接受了她的邀请和引诱，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

实际情况是，抛却才能、运气和狡猾不论，麦当娜是个极富野心的人，又处在一个人人都野心勃勃的城市里，所有人都在追求最好的位置、希望引人注目。她必然需要有人推动着她、提携着她，这一切又有什么不对吗？

在同卡米尔·巴伯恩的关系中，麦当娜扮演的是迷路的小姑娘的角色，而卡米尔扮演的是敏感而温暖的母亲形象。年长的卡米尔乐于在现实生活中也扮演同样的

角色，她先付钱让麦当娜拔掉了四颗智齿，然后又让她在自己的家里恢复身体。很快，卡米尔已经让麦当娜借用——或者说白给麦当娜钱、食物，乃至于最重要的安全感了。

“我觉得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感到安全，”卡米尔如今回忆说，“所以我需要为她找一个住处。她找了一个她很喜欢的小地方，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就在麦迪逊广场公园的对面。那栋楼就叫明星旅社，很有讽刺意味。我帮她搬了进去，为她预付了几个月的房租，六十五美元一个月，可是我很担心她住在那里，太破了。她在那儿才住了两个星期就遭到了抢劫。他们只抢了照片，但是我还是感到非常忧心。”

“所以我帮她搬了出来，搬进了一个更大的公寓。我的商业伙伴认识住在那里的一个中年人，说服他让麦当挪作为室友搬了进去。我们还给了她一百美元维持生活。”

因为麦当娜说过想学表演，卡米尔就给她派来了一个表演教练，一个叫米拉·罗斯托娃的俄国移民，她曾经教过一些非常著名的演员，如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和洛蒂·麦克道威尔。只教了一次课，米拉就拒绝再跟麦当娜合作了。

“我怀疑那个姑娘永远不能成为一名严肃的演员，”她对卡米尔说，“首先，她太粗俗了；其次，你什么都教不了她，因为她已经无所不知了，没有她不知道的东西；再者，她不听别人的，如果她现在不听的话，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听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重新考虑跟她合作的事。”

一九八一年春天，卡米尔·巴伯恩终于对麦当娜说：

“你他妈的太自私了。”

多年以后，卡米尔回忆说，当时她正在同一个家庭成员闹别扭，想跟麦当娜倾诉一番。但麦当娜总是很忙，很少对其他人的事感兴趣，对卡米尔的痛苦置若罔闻。卡米尔并不清楚，在麦当娜人生的这个阶段，除了自己的事业以外，对其他一切事都无暇顾及。

“你有任何问题，我都能帮你解决，”卡米尔沮丧地说，“但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管不顾。”

“嘿，你解决我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报酬的。”麦当娜反击说，就好像卡米尔真的从她的事业里赚到钱了似的。

“但是你付出什么了，麦当娜？”卡米尔问，“你什么也不付出，你很自私。”

“我付出了全部。”麦当娜说。

“胡说，你为自己付出了全部，”卡米尔说，“难道不都是为了你的事业吗？你对我和我的生活完全无所谓。”

卡米尔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个时候，麦当娜继续攻击说：“你看我，”她尖叫起来，愤怒得满脸通红，“我老了，可是一事无成。我这辈子还想有所作为呢，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答应帮助我的，卡米尔。所以帮我吧，去他的。”她气愤地做出总结：“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就帮我做点什么。如果你爱我，就帮我做点什么。”

卡米尔伸出手来，抚摩麦当娜的脸颊。她用无名指抹去了一颗泪珠。“好吧，我会尽我所能。”她对她说，企图让她平静下来，“我很爱你。别着急。亚当和我下个星期会开一个会。我有很多想法。”

麦当娜深深吸了一口气，结束了这次争吵。“为什么，哦，为什么，你对什么都这样小题大作？”她问。她随

后耸了耸肩膀说：“现在告诉我，那些会议都是关于什么的？”

多年后，卡米尔说：“经理和朋友的界限模糊了以后，麻烦就不可避免了。当然，我知道她在利用我。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我能指望什么呢？我本想划一些界限，制定一些规矩，但是……算了吧，给麦当娜定规矩有什么用呢。”

卡米尔制定的规矩之一是，乐队的任何一名成员一旦跟麦当娜发生了性关系，他（或她）就会被解聘。卡米尔强烈地认为，乐队内部的恋爱关系会使得大家的关系复杂化。而且，无疑她不愿意让麦当娜跟任何人发生亲密的关系。她无法不感到嫉妒，她对麦当娜的感情是很强烈的。然而，狡猾的麦当娜决定利用卡米尔的规定来为自己服务。因为她想让自己的前男友史蒂夫·布雷来顶替乐队的鼓手鲍勃·莱利，所以她决定勾引莱利。

“如果你再美味一些的话，我会立即把你抹到一片饼干上的。”她亲了莱利一下说。然后，她就同他上了床。

“现在你必须解雇他，卡米尔，”第二天早上在卡米尔的办公室里开会时，麦当娜当着莱利的面说，“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你定的规矩，对吗？任何人跟我干那事都要被解雇，对吗？现在我们可以让史蒂夫进来了，对吗？”

“天哪！我不能因为鲍勃干了你就解雇他，麦当娜，”卡米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给他下了套！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呀？”

“我没有给他下套，”麦当娜说，“是他向我接近的。我跟他说了后果，但他还是想这样做。你必须解雇他。”

莱利看了看麦当娜，就像在看一堆垃圾。“谁也不用

解雇我，”他说，“我辞职。”

麦当娜用嘴里的泡泡糖吹了一个大大的粉红色泡泡。“很好，你爱怎样就怎样。”她说。

“我不理解，什么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卡米尔后来回忆说，一提起这件事她至今还显得很惊诧。“我知道，我制造了一个怪物，最后我也会遭殃的。我不敢相信她会这么奸诈，这么卑鄙。对于她，性就是手段，以外什么也不是。看到她这样对待莱利，我实在是有点怕她了。”

“我爱你。”卡米尔记得有一大麦当娜这样对她说。两人刚刚跟一个唱片公司的人开完会，会议进行得很顺利。麦当娜眼看就要有一笔唱片生意了。

“怎么爱？”卡米尔紧张地问。

“噢，当然是全方位地爱，”麦当娜说。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该怎么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呢？”麦当娜问，“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人。”

她停顿了一下，好像她们该相互亲吻了，这时麦当娜突然缩了回去。“哦，天哪，”她像小姑娘一样叫了起来，“我有了一个最棒的主意。我们赶紧把那个唱片公司的人叫回来……”她巧妙地将话题又转向了工作。现在的气氛改变了，两人开始对麦当娜的“好主意”进行热烈讨论。

“她在心理上勾引了我，”卡米尔·巴伯恩如今说。“我总是以她为中心。实际上，我因此被毁了，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她个人，不是为了我们，当然更不是为了我。

有很多误解和奇怪的时刻……还有很多如何推进她的事业的好点子。我们之间有如此之多的想像力和火花，如此之多的创造性。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拿着笔记本，因为有那么多碰撞出来的火花。我必须记笔记，记录下

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讨论的东西。她实在很了不起。我们总在疯狂地探讨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以及我们到头来会到哪一步。

我总觉得自己像小鸡一样到处乱跑，说‘天要塌了，天要塌了’，因为总有人告诉我说‘我不理解。我搞不懂。那个姑娘有什么好的？你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我会对他们说：“我向你保证，有朝一日你会理解的。她有别人都不具备的素质。‘我非常相信，她有朝一日会成为明星的。我知道她命中注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一个明星，我为她把一切都押了出去……我的思想，我的心灵，我的灵魂，一切。”

“知道吗？我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会在一起的。”一天吃早餐的时候，麦当娜对卡米尔说。就在前一天晚上，她和一个叫贾尼丝的女舞蹈演员刚跟一个来自皇后区的录音师上过床，让卡米尔感到非常懊恼。麦当娜看起来非常疲倦，用一块破布勒住栗色短发，满眼困倦。

“当然，你现在这样说，”卡米尔烦躁地说，“但是等你出了名，你根本都不会记得我的名字。”

麦当娜叹着气摇了摇头。“这个行业糟透了，我知道。”她说。她的声音仿佛经历了大量的阅历，好像她是个经验丰富的演员。

多年以后，卡米尔回忆道：“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分手的时候快到了，我很快就该走了。我们知道她有多么的……也许我们仅仅希望她会改变。会议，样本唱片，排练，无论是什么……她都做得好。但是为真正的友谊她却绝对不干。友谊，对她而言太奢侈了。”

第十一章　假面女王

一九八一年八月，麦当娜在卡米尔·巴伯恩的监护下，在一张样片上录制了四首歌曲，录音室是曼哈顿的一所教堂改建的，名叫“媒体之声”。麦当娜以摇滚歌星帕特·贝纳塔尔的风格演唱了《匆忙的爱》、《上流社会》、《我想要你》和《起来》。麦当娜同卡米尔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签订了合同，麦当娜录一首未发行的歌得到二百五十美元，如果发行就翻倍，另外还将得到唱片销售百分之三的版税。

麦当娜的传记作家布鲁斯·巴隆说：“直至今日，这些歌曲仍没有得见天日，只是几年前一些收藏者发现了一些音质很差的版本。也许最初录制的版本永远也见不到了。对于收藏者来说，那四首歌也许永远都是最稀有、最被追逐的麦当娜歌曲。”

经过一番周折，卡米尔说服了一位身兼乐队经理和发行人的朋友比尔·罗姆齐奥，把麦当娜带进一些俱乐部露面。卡来尔希望麦当娜能引起其他唱片公司经理的兴趣，然后也许他们会抢着做麦当娜的买卖。在看过麦当娜表演之前，罗姆齐奥说他对麦当娜并不感兴趣。“卡米尔让我听麦当娜的带子。根本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罗姆齐奥回忆说：“但是她想找个地方让我看看她的表演。我就同意让她在我经营的一个乐队里做了一次演出。”

无论麦当娜什么时候登上舞台，结果都可以预见：她所有被压抑的渴望，她的力量、动力和才华，更不用

说她想成为注意力焦点的需求——全部一览无余。“音乐倒无关紧要，音乐后面的个性才是最主要的，”卡米尔·巴伯恩回忆说，“我发现同唱片公司最好的见面方式就是带麦当娜一起去。只要一见到她，人们就会对她非爱即恨，但是大家都知道她很迷人。她本人其实就是自己最好的广告。”

“我经营的乐队天天在这个俱乐部演出，非常受欢迎，”罗姆齐奥回忆说，“但是一下子出来个麦当娜，还有卡米尔在时代广场挑来的乐队和三个跳霹雳舞的，所有人对我的乐队再也没有兴趣了。麦当娜通过自己的表演，把我的乐队赶下了舞台。她实在非同凡响。拥有卓越的才艺。这一点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三支歌曲过后，大家已经在要求她‘再来一个’了。我的乐队连舞台都上不去。”罗姆齐奥问巴伯恩是否需要一个搭档来管理麦当娜，于是两人开始作为一个团队工作了。

麦当娜的新经纪人正在为她在观众面前的成功而激动，然而她的唱片样片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打动唱片公司的经理。大多数人都像罗姆齐奥一样，单凭麦当娜的嗓音不行。她是个视觉上的表演艺术家。整体效果很重要，她的嗓音充其量也属于一般水平。

“很多人议论说带子不怎么样，”罗姆齐奥说，“都说她不会出头的。人们只需要来看看她的现场演出，就会把一切都搞定。”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当娜继续在纽约的舞台上成长，她开始吸引一群追随者，他们不仅崇拜她的音乐，而且还追随她惊人的形象。她还没有在广播上播放过一首歌曲，已经有大量穿着打扮跟她一样的人到处追随她了。她的事业还没有起色……但是她已经有歌迷了！

“这些人爱我，”她对卡米尔讲起自己的“歌迷俱乐部”。然后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知道吗？”她说，“我觉得我会永远善待我的歌迷的。我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待遇。”

卡米尔微笑道：“这个想法是不错。但是等过了十年，我们再来看看你的感觉吧。”

后来，在另一次谈话中，麦当娜说：“今天有些人说我愚蠢、粗糙、可耻和恶心。你怎么看？”

“这个嘛，我觉得他们说得都是真的。”卡米尔坦诚相告。

“我知道，”麦当娜热情地附和道，“真的是这么回事，不是吗？人们这么了解我，难道不是件好事吗？我的意思是，这太酷了，对吗？”

“是的，的确是这样。”卡米尔说。

“给你这个，我想把它送给你，”麦当娜说着从兜里掏东西。她拿出来一串绿宝石的念珠。“这是我祖母的，”她解释说，眼里盈满了泪水。她把手掌上的念珠托给卡米尔。两人坐下来喝咖啡，麦当娜这时把母亲的感人故事讲给了卡米尔。

半小时以后，卡米尔激情澎湃。“我不能收下它，”她将麦当娜的手合拢起来，将念珠握住。“我永远不能接受它。它太珍贵了。”

“但是我想把它送给你，”麦当娜坚持说，“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仅仅是一条忘恩负义的小狗。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

卡米尔拥抱了她。“把你祖母的念珠留着吧，”她边说边慈爱地捋着麦当娜的头发。“你刚刚送了我世界上最好的礼物，可你甚至还不知道呢。”不用性的诱惑，麦当

娜就将卡米尔带进了自己的世界——也许是无意，也许是有意地——用关于自己和自己家里的故事玩弄她的感情。

关于麦当娜受欢迎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初嘲笑她的声音的唱片公司的星探都排着队等在她的更衣室门外，当她离开俱乐部的时候，他们在她面前挥动着自己的名片。格芬和大西洋唱片公司都曾放弃为麦当娜出唱片的计划，但卡米尔似乎激发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一位经理的兴趣。然而，尽管卡米尔还不知道，更大的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麦当娜同时在跟唱片业的另一拨人合作起来，”卡米尔·巴伯恩回忆道，“她让其他人做我正在为她做的事情。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四年，我们的动作不及她所期望得那么快。另外，我们一直就她的音乐方向存在分歧。我觉得她更想偏忧郁一些。我们为她准备的是帕特·贝纳塔尔的音乐素材，但是可以做一些改变，我们本来可以去适应她……只要她给我足够的时间挣回一些钱，让我为新的东西投资。”

突然之间，卡米尔·巴伯恩的世界开始崩溃。就在麦当娜几乎肯定要签署哥伦比亚的合同的时候，她决定跟卡米尔结束合作关系了。麦当娜说，她对录制的音乐不满意，不想再让卡米尔做她的经纪人，“因为你为我做任何事都花太长的时间。”她对卡米尔说。

“但是我不会允许你违约的，”卡米尔在录音棚里同麦当娜进行了紧张的谈话。“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她气愤地说，“我本来生活得很顺利，直到遇到了你。现在你看看我。我已经身无分文。我把所有钱都花在了你身上，麦当娜！”

“哦，滚你的，卡米尔，”麦当娜说话的语气冰冷无情，“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难道不是吗？”

“你，你这个婊子！”卡米尔气急败坏地说。她简直气得说不出话来，猛地用拳头向墙壁砸过去，造成了手部骨折。尽管卡米尔疼痛难耐，麦当娜还是从她身边走开，同时摇着头说：“真是个假面女王。”她嘟囔着走出了录音棚。

第十二章　大突破

“你知道自己有什么吗？”后来，麦当娜再见面时问卡米尔·巴伯恩，她敲了敲这位导师的胸脯说：“你有心灵，你实际上并不真的需要我。”

卡米尔感到很困惑，这个时刻她至今记忆犹新。她的眼睛因为刚刚哭过而变得通红，她把手放在麦当娜的胸口上说：“如果你有心灵的话，我认为你就不会这样待我。”

泪水从麦当娜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她解释说：“我得走了。我爱你，卡米尔。你跟我一样是个婊子。我们一起合作得很好。但是现在都过去了。所以……再见。”

麦当娜走开了，头也不回。

“有的时候我觉得心虚，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利用别人。许多有野心的人都是这样。你拿了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就继续前进。如果有人不能跟我一起前进——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感情方面——我都会感到难过。”

“她总是在诱惑别人，”她的老朋友埃里卡·贝尔观察说，“她对你说一些你爱听的话，她奉承你，拍你的马

屁，让你觉得你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她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知道怎样才能达到她的目的。”在埃里卡貌似刻薄的评价里并没有讽刺的意味。“ 等到她把你摆弄好了，她就会把你吸个精光。”

“ 哦，她可真是块海绵，” 卡米尔赞同说，“ 她会把你榨个精光，而自己吸得满满的，然后她就去找下一个受害者。”

“ 我把自己的整个事业都搭在了麦当娜身上，她几乎毁了我。为了她，我乞讨、借债、偷窃，不顾一切。但是在我们其他人身上适用的忠诚和正派原则对她不奏效。” 她继续说，“ 她并没有恶意，只是不能设身处地从别人的视角看待生活。她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如果你不给她，她就不再理你了。”

“ 我失去了一切，因为我只关注她一个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她身上。结果我失去了自己的录音棚。”

麦当娜把她的同盟军扔在身后，继续前进了。卡米尔说，她对麦当娜并无恶意，毕竟是她帮助麦当娜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尽管她不能在周围分享任何成果。“ 我不恨她，” 卡米尔多年后叹息着说，“ 恰恰相反，我很想念她。我理解她。这都跟她的母亲有关系，都是从她亡故的时候开始的。母亲逝世的时候，麦当娜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她再也不愿意纠缠感情的事了。所以，她在别人离开她之前先离开别人，就像母亲做的一样。我当时就知道这一点。现在我更理解了，我已经思考了很多年。” 最后卡米尔坚决地总结道：“ 她永远都是她的母亲。”

麦当娜自己会说，她离开卡米尔是因为 “ 她太依赖我了 ”。她还说，哥伦比亚的录音合同没有利用价值了，因为 “ 他们想让我唱的歌曲都是垃圾，我可不想用那些

歌曲发展自己的事业。绝对不行。”

在另一次访谈中，她进一步解释说：“我从来都喜欢节奏感强的音乐、欢庆的音乐，但是卡米尔不习惯那种玩意，尽管我同意唱摇滚，但是我已经心不在焉了。灵歌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希望我的声音跟我一贯欣赏的音乐是一致的。我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接近它，因为我不是出类拔萃的乐师。我想更直接一些。我仍然喜欢跳舞，我只是想制作一张我可以跳舞用的唱片，愿意在广播上收听的歌曲。”

这样，麦当娜一边等待着卡米尔称之为“下一个受害者”的到来，一边跟史蒂夫·布雷搬回了他们曾经住过的音乐大厦，他们在那里睡在帆布床上，坐在板条箱上，靠吃爆米花度日。此时，他们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没有肉体关系。麦当娜也重新在纽约干起了临时工。只不过这次她干的工作跟音乐产业相关了。例如，她为许多录制唱片的歌手担任伴唱和伴舞。

当时，与麦当娜关系最稳定的一个朋友黛比·马扎尔说：“我们都一文不名。我们都想在纽约做些有意思的事。那时还没有人因艾滋病死亡，那里有一个小社区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黑人、白人、西班牙人、中国人。当时说唱乐方兴未艾，白人和黑人混在一起创作音乐……麦当娜和我曾经到处乱跑，去跳舞和参观艺术展览。当时，我们俩都喜欢南美小伙子。”

由于没有经纪人，麦当娜只有自己推销自己。她和多才多艺的史蒂夫·布雷录制了四首新歌——《所有人》、《留下来》、《燃烧》和《没什么了不起》——她开始把这张唱片带到城里最火的夜总会去，她的目标是让电台的 DJ 播放它们，希望让某首歌走红，成为流行曲目。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台 DJ 对舞蹈巡回的影响非常巨大。他们选的歌曲往往会在纽约的俱乐部中走红，从而促使某家大音乐公司同歌手签约。

在一九八一年，曼哈顿最火的俱乐部叫“舞狂”，麦当娜是那里的老主顾。麦当娜盯上了这里的 DJ——肤色黝黑、英俊的马克·卡明斯。当时，她利用自己突出的舞蹈才能和性感吸引力，已经成为当地俱乐部的一个明星。卡明斯从音乐 DJ 的小屋里观看她跳舞，被她迷住了。他想认识她。当然，麦当娜也想认识他。

一天晚上，卡明斯正在播放音乐，麦当娜溜达到他身边，递给他一张唱片样片，请他在当晚播放。

“这首歌棒极了，”她对他说，“它的名字是《所有人》。大家都会喜欢它的。”

卡明斯摇了摇头，机警地说：“如果它不好怎么办？”

她向他靠近了一些，说：“如果不是好东西，我能就这样给你吗？”“哦，宝贝，你真漂亮。”她抚摩着他的脸又加了一句。

她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一阵紧张。然后，她亲吻了这位 DJ 的嘴，他已经属于她了。

尽管卡明斯说他佩服她的勇气，他还是决定在播放前自己先听一遍。当晚，他把那张唱片带回家，结果一听就非常喜欢。

“第二天晚上，我播放了《所有人》，反响非常热烈，”卡明斯回忆说，“这是一首很好的歌。它能吸引人的注意。声音非常特别，对于那种唱片来说简直是完美的。”

尽管马克·卡明斯的职业是音乐主持，但是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唱片制作人。他已经涉足了音乐制作。从麦当娜身上，他看到了继续这个事业的机会，也

许还看到了继续麦当娜事业的前景。他提出了合作关系：他负责外出搜集情况，保证她签到一份唱片合约，然后，一旦成交，她就允许由他来制作她的第一张专辑。麦当娜如此渴望能签到唱片合约，惊讶地发觉自己至今还没有过一次成交，于是立即同意这种合作关系。她满含热泪，哽咽着说："也许这样行得通，或者，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尽管她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然而这话显然暴露了虚张声势下面掩藏的脆弱。

麦当娜和马克的合作关系自然变得亲密起来，他们成了情人。"她在性方面很有侵略性，而且不仅仅停留在形象层面。"卡明斯说，"她利用自己的性进行表演，同时这也是她在舞台下放松的方式。我们一开始就很热烈，然后越来越热烈。她太令人难以拒绝了。"

紧跟着新的情人，马克·卡明斯带着她的唱片样本来到了华纳兄弟唱片公司，见到了年轻有为、渴望挖掘新人的经理迈克尔·罗森布拉特。卡明斯和麦当娜坐在那里等候他的反应，罗森布拉特听了带子上的四首歌曲。然后他把带子倒了回去，重新听一遍。"带子不错，"他如今回忆说，"但是并不出色。尽管如此，这个姑娘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光彩夺目。无论她具备的是什么特质，都比我以往见过的所有人更出众。我知道坐在那里的是一个明星。"

迈克尔·罗森布拉特决定与她签署唱片协议：预付五千美元，再加上版税和每首她创作的歌曲的一千美元的出版费，这让麦当娜感到欣喜若狂。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往的岁月，多年的挣扎、期盼、策划、盘算、憧憬以及焦虑……突然之间，麦当娜·西科内真的有了一笔唱片生意。

不过，在合约签署之前，还需要一个人的签字，那就是华纳的塞尔唱片公司总裁西摩尔·斯坦。

不走运的是，斯坦正在住院，刚刚做完心脏手术，正在恢复。

麦当娜无所畏惧，当然不愿意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手术康复，她为了这一天已经经历了太多。她要求罗森布拉特把自己的样带送给斯坦。他勉强答应了，也许他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跟年轻歌手较劲是没有用的。罗森布拉特告诉麦当娜说，他会保证让西摩尔立即听到这盘样带的。这时，麦当娜用双手捧起他的脸亲吻了他——这样做显然不太妥当，但却非常可爱。

“我当时正在住院，罗森布拉特打电话给我说：‘西摩尔，我认为你应该听听这个姑娘的样带。她叫麦当娜。我听了，简直被迷住了。’”西摩尔·斯坦回忆说。“我说，我想在医院里见见她。我让理发师来给我理发刮胡子——我不想让她觉得她是在跟一个半年之内就会死去的人签合约。让我告诉你吧，她当时那么急于成交，即便我是躺在棺材里她也不会在乎的。她刚二十三岁，我认为她很穷，但是她很镇定。样带中只有一首歌——《所有人》，但是里面有一种干劲，一种决心——她前途无量。”

西摩尔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被麦当娜富于攻击性的性格以及她显而易见的明星素质镇住了。麦当娜似乎无视一个事实，即她在跟一个穿着睡衣坐在那里、胳膊上打着吊瓶的人说话。“现在要做的就是跟我签一份唱片协议。把我拿去吧，”她伸出双臂说，“我是你的了。现在给我钱！”她在开玩笑，但是她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可没有这么想。”西摩尔说。

麦当娜向后退了一步，心情有些迷惑。或许是为了

集中心思考虑她的战略，重新回到这场游戏中去——不过，此时的她已不再有那么强的攻击性了。

“好吧，你只需告诉我该做些什么，才能在这个该死的地方得到一份该死的唱片合约？我想知道的就这些。”她说。

“那很好办，在你走进这扇门的时候，你已经拿到了，”西摩尔平静地说。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麦当娜问道。

“为什么不呢？”西摩尔反问说。

看来，西摩尔·斯坦算得上是麦当娜的真正对手了。情绪已经放松的麦当娜走到西摩尔床前，伸出手去说：“很高兴与你合作，我的斯坦先生！”为了取悦她，西摩尔托起她的手，放在唇前吻了一下。这时，他们的目光对视在一起，空气中涌动着一种亲密的合作气氛，好像他们都预感到麦当娜的未来，而别人对此一无所知。

西摩尔·斯坦发现，“如果说回家最短的一条路要经过墓地，她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样的路，即使是在十三日、又逢星期五的日子里”。在他看来，“麦当娜身上有一种很冷酷的东西，你只需要告诉她怎么做就可以了。”

后来，麦当娜告诉她的朋友埃瑞卡·贝尔说：“事情就是这样，得到了这份唱片合约后，我总算是上路了。”埃瑞卡·贝尔在纽约第九大道外拥有一家夜总会，在她雇佣麦当娜做女招待后，她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麦当娜对埃瑞卡说：“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就这样发生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之所以调整自己的生活，就是为了让这一切发生。”

“那你告诉我，现在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埃瑞卡

问道。此时，正是一个慵懒的星期天早晨，宿醉之后的她俩一起待在躺椅上。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一年之后，埃瑞卡也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谈话。

“我想成名，”麦当娜马上回答道。“我想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你已经得到了如此之多的关注了。”埃瑞卡紧紧地偎依着她说。

“这可不够。我需要得到全世界的关注。”麦当娜满心憧憬。“我希望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不仅知道我，还要爱我，爱我！”

“好吧，我爱你。”埃瑞卡说。“那很好，”麦当娜轻轻地抚着埃瑞卡的头发说，“但还不够。”

第十三章　一波三折

在加盟华纳兄弟唱片公司旗下的塞尔公司之后，麦当娜的第一份合约并不是录制专辑，而是两首舞曲《没什么大不了》和《每个人》。不过，在决定这两首歌的制作人时，还是出现了一些争议。麦当娜希望她的好朋友史蒂夫·布雷能够制作这一工作，可马克·卡明斯却坚持认为，既然是他把麦当娜引荐到唱片公司，就理应由他来制作这两首单曲。由于这两个男人都做过自己的情人，麦当娜一时感到左右为难。

“我们当初就约定好了，如果她签了合约，就由我来负责制作，”卡明斯说，“我非常希望她能拿下那份合约。我知道，如果我不坚持的话，她肯定会把我撇在一边的。”

由于马克·卡明斯具有一些他人无法替代的优势，他最终赢得了与麦当娜的这场争论。得知自己已成为麦当娜追名逐利道路上的又一个牺牲品，史蒂夫·布雷异常愤怒，以至于在后来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都没和麦当娜说过一句话。“在朋友间发生这样的事，真让人感到羞辱，”史蒂夫后来说，“当然，我能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只是从来没想到我也被列在她的名单中了。”

“其实，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麦当娜竭力为自己辩护，“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想跟我合作。在我不走运的时候，没人愿意理我，可当我时来运转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围了上来。”

就在卡明斯开始为麦当娜工作的同时，史蒂夫·布雷把自己创作的《没什么大不了》歌词版权卖给了独立日音乐公司。接着，在华纳兄弟唱片公司推出麦当娜的版本之前，史诗唱片公司将这首命名为“Barracuda”的迪斯科舞曲推入了市场。这样一来，华纳公司就不得不取消了发行这首单曲的计划（多年之后，由里奇·卢卡斯制作的《没什么大不了》出现在麦当娜《真实的忧郁》专辑的 B 面）。

一九八二年十月，华纳兄弟唱片公司发行了由马克·卡明斯制作的单曲唱片《每个人》，唱片的两面录制了不同的混音效果，而麦当娜的嗓音居然有一种奇特的英国口音。令人奇怪的是，《每个人》从来没在麦当娜的任何专辑中出现过；仅有一张经拉斯特·艾格重新混音的聚乙烯制作的唱片在英国发行过。

当《每个人》登上十一月六日的 Billboard 的舞曲排行榜时，麦当娜开始了她全新的演艺生活，或者，就像她自己对马克·卡明斯所描述的：“过去的我已经体无完

肤，过去的我已经无处藏身，过去的我不是一个可以令父亲骄傲的女儿，过去的我是麦当娜·路易斯·西科内，现在的我可是一个全新的麦当娜。”

在察觉到麦当娜的市场潜力后，塞尔唱片公司立即开始着手包装麦当娜。与此同时，麦当娜也开始逐步运用她在流行音乐生意方面的知识。她本能地意识到，没有哪个经理、制作人、经纪人或是唱片公司会全面考虑她的利益，也没有人会比她自己更努力地工作。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与唱片公司的重要人物建立友谊。她很快就瞄上了塞尔公司的重要人物鲍比·肖，他负责舞曲唱片的市场推广工作。麦当娜非常清楚他职位的重要，因为在《每个人》的早期，她自己就是那样干的。

每逢周五，鲍比·肖就会在自己的办公室与地方音乐主持人举行例行的聚会,播放并讨论时下流行的音乐。麦当娜设法说服肖让她参加这个派对，这在商业圈子里简直是闻所未闻。

“就让麦当娜自己去冲锋陷阵，打破传统吧！”鲍比·肖说,“当时，我根本无法对她说不。现在我能做到吗？也许可以吧。”他接着说,“事实上，她总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说服我。”

和业内专家们待在一起，麦当娜就可以听到最新的唱片，并了解到是谁制作了这些热门的歌曲，卖点在哪儿，流行音乐的潮流在往什么方向走。就在这段时间，麦当娜遇到了曼哈顿“快乐屋”音乐节目主持人约翰·贝尼特斯，他俩很快成了好朋友，继而发展为情人。在贝尼特斯的帮助下，麦当娜得以进入唱片行业的聚会。

约翰·贝尼特斯回忆说：“在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我非常地爱她。她是我的一切，她是我的女人，我最喜

爱的艺术家，我见过的最淫荡、最有趣、最聪明的家伙。”

“她确实是在利用我打入生意圈，”贝尼特斯客观地评论说，“但我对她也一样。我认为，人们对麦当娜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被她利用过的人没为自己捞过什么好处。可是，正是通过协助她，这些人多数都能很好地拓展自己的事业。麦当娜一贯的立场就是，如果你能从她身上获得些什么的话——当然是以她允许的方式——那就去做吧。”

当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麦当娜就是一部潜在的赚钱机器时，华纳兄弟唱片公司便开始准备全力挖掘麦当娜的天赋——准备为麦当娜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起初，马克·卡明斯以为会由他来制作这张专辑，就像早先约定的那样，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麦当娜决定用华纳公司的里奇·卢卡斯，那个人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卡明斯回忆说，“我就这样被踹掉了。虽然我们之间有过协议，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她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有了第一张专辑的合约在手，麦当娜就不再四处去推销自己了。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应付唱片和演唱会，几乎没有时间去应酬和交际。是时候给自己找一个经纪人了。此时，麦当娜对如何把握自己的前程已经颇有经验，只有把指挥棒交到某个最棒的人手中，才能让她放心。

一番寻觅之后，她盯住了威斯尼一迪曼娱乐公司的弗雷迪·迪曼，就是这个好斗而受人尊敬的四十一岁的演艺经纪人，捧红了当时世界上最耀眼的歌星迈克尔·杰克逊。西摩尔·斯坦为迪曼安排了麦当娜的一场视听会。但迪曼并没有被麦当娜的表演所打动。

迪曼问一位助理说：“那个女孩是谁？她他妈的认为她自己是谁？”不过，在斯坦的一再劝说下，迪曼最终同意为麦当娜做经纪人。麦当娜又一次找到了最恰当的时机：与她订合约之前，迪曼刚刚和迈克尔·杰克逊吵翻，并且不再为他工作了。

听说迪曼已经和杰克逊分道扬镳，西摩尔·斯坦以为麦当娜会感到失望，因为她没有机会和世界上最顶尖的明星共用一个经纪人了。“我担心她会为此感到难过，可是她没有，”西摩尔回忆说，“恰恰相反，她很高兴。她说，‘这下好了，迪曼自由了，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当然，迪曼那时还有和其他艺人的合约，可……这就是麦当娜啊。”

第十四章 《麦当娜》：首张专辑

一九八三年七月，麦当娜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敲响了这一年流行音乐界旋转不停的大门。这张专辑只有八首单曲，虽然它在大牌明星眼里不值一提，但确实给了那些曾为麦当娜打前阵的人们很强的暗示，包括卡米尔·巴伯恩、史蒂夫·布雷在内。

在节奏蓝调界享有盛名的制作人里奇·卢卡斯一直与词曲作者詹姆斯·木塔姆搭档，制作了一系列热门的唱片，其中有罗伯塔·弗莱克和道尼·哈沙威的《我要靠你更近人》、菲力斯·希曼的《你知道如何爱我》以及斯坦芬妮·米尔斯的《你如何面对我的爱》、《让你的身体进来》、《爱是如此美妙》。

一九八 O 年，卢卡斯和木塔姆以木塔姆乐队的名义

为史诗娱乐公司创作并制作了一张专辑《追寻彩虹的人》，之后就各自单飞了。一九八三年，木塔姆的乐队成功创作了蓝调音乐《多汁的水果》，而他的前任搭档卢卡斯正在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白人女孩——麦当娜——制作专辑。不过，这个麦当娜却没有斯坦芬妮·米尔斯或是卢卡斯以前合作的歌手那么美妙的嗓音。当麦当娜和卢卡斯开始为专辑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进程却变得一波三折。

“她坚持自己做事的方式，”卢卡斯说，“我能理解她的作风，但有时我们不得不坐下来交换意见。”

麦当娜根据里奇作曲的《边界》，给自己写了《幸运星》和另外两首歌，为专辑奠定了完美的基础。可等到这三首歌录制完成后，麦当娜却对卢卡斯的制作很不满意。“内容太庞杂，”她抱怨道，“配器太多，缺乏清晰的感觉。”

“你必须让我做我要做的！”卢卡斯回应说。

麦当娜拉长了脸。“可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概念，”她争辩说，“这种事我也干了很长的时间。”

“我知道，”卢卡斯说，“但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如果你决定使用一个制作人，你就必须让他做他要做的工作。”

“好的，只要你别妨碍我。”麦当娜的语气中透着某种威胁。

第二天，她向卢卡斯道了歉。

在《麦当娜》专辑制作完成后，卢卡斯很快就投入到另一个项目中，看上去再也没有兴趣根据麦当娜的特点来重新调整和修改，把唱片的事都留给麦当娜自己去处理。于是，麦当娜决定让她的男朋友，颇有天赋的贝

尼特斯来帮她重新编辑和混音，其中包括那首轻柔的、适合作舞曲的（也是容易被遗忘的）《幸运星》。在专辑完成的最后阶段，贝尼特斯还加上了由他制作，科迪斯·赫德森和莉萨·史蒂文斯作词作曲的《假日》。

“这件事让她懊丧透顶，所以我加入进来，替她润色了很多音乐，包括给《幸运星》添加了一些吉他、人声等增加效果的东西。”贝尼特斯说，“麦当娜有敏锐的直觉。你必须聆听她的观点。我想卢卡斯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和她共同完成了一张很不错的唱片，可我连共同制作的署名都没得到，但我并不在乎。那个时候，我只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她做点事。当我们回过头，再来听《幸运星》和《假日》时，你能感觉到她已经完全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中。我只想去帮她，你明白吗？虽然她是个婊子，可是当你和她关系密切时，你就会觉得很酷，很有创造力。”

初看起来，麦当娜的这张专辑像是从里奇·卢卡斯手中反弹出来的一个项目，一份让那些知名制作人为了赚钱而接受却又疲于应付的工作，尤其是当里奇·卢卡斯不想按麦当娜的意图来制作专辑这样的话传出来之后。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张唱片里有许多可以引起轰动的单曲。人们不得不承认，即便这些歌从来没有流行过，它们也是制作精良、十分完美的流行音乐，理应拥有自己的听众。专辑中的第一首歌《每个人》极富节奏感，主要是用于派对的舞曲，曾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的舞曲排行榜（该排行榜主要取决于歌曲在俱乐部和舞厅的流行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业销售）的榜首，但在商业杂志的流行音乐榜单上却名列一百零三名，对此，有业内人士说：“这真值得让人琢磨。”

麦当娜接着推出的十二英寸双面单曲唱片，选用了声嘶力竭的《燃烧》和声音急促而又含混的《身体吸引》，但销售不尽如人意，没有挤上 Billboard 的单曲排行榜，却荣登了舞曲榜单的榜首，似乎把这位年轻的新歌手视为后迪斯科时代的代表。

随后，华纳公司发行了《假日》的单曲唱片。

这首歌由年轻而富有经验的科迪斯·赫德森和莉萨·史蒂文斯再度改编，它感染力极强，带有浓烈的赞美诗风格，一经推出就成为大众狂热连棒的对象。《假日》先是在全国的各个舞蹈俱乐部火起来——在那些地方，麦当娜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然后又窜上了蓝调和流行音乐的榜单，最后坐到了艺人垂涎的 Billboard 流行单曲榜的第十六位。对于新人而言，这可是不小的成功。

就在市场等待这位善舞歌手的下一张唱片时，塞尔公司趁势推出了< 边界》。这首由里奇·卢卡斯写的单曲《边界》接近于快节拍的民谣，旋律中带着一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吟唱出对一段爱情的遗憾。

或许是由于麦当娜对歌词流畅又饱含深情的诠释，亦或是听众实际上早已对麦当娜浓厚的嗓音感觉亲切；不管怎么说，麦当娜对《边界》的演绎称得上是幽雅、饱满，极具表现力。在《边界》中，麦当娜不甚完美却颇具感染力的嗓音凸现于卢卡斯不停变换的配器中，使这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舞曲听起来就像汽车城的老歌。

《假日》和《边界》分别攀升到了流行音乐榜的第十六位和第十位。在麦当娜演唱风格的形成期间，它们是最重要的两张唱片，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从音乐的角度来讲，它们在舞曲架构的范畴内给麦当娜提供了两个

截然不同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所创造出的二分之一节拍使得《幸运星》(《麦当娜》专辑的第四首单曲）更显自然质朴，舞蹈感也强，很有独创性，这首单曲也顺利地登上了排行榜第四位的宝座。

麦当娜参与了《麦当娜》专辑的八首歌中五首单曲的创作。事后她称，自己的首张专辑是一张“有氧健身的专辑”。尽管它在开始时步履蹒跚，但最终进入了排行榜，并在发行一年以后被列为十佳唱片。据统计，《麦当娜》在美国卖出了四百万张，全球销量达八百万张。

在专辑名列十佳唱片不久，麦当娜和埃瑞卡·贝尔共同分享着一瓶香槟，品味着成功的滋味。数年之后，埃瑞卡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谈话，就像那一切才刚刚发生。

麦当娜看上去像是经过了一阵深思熟虑，开口说：“对那些我一路走来遇到的不愿与我一起奋斗的人，我的感觉很糟。”

“你是指卡米尔？”埃瑞卡问。

“是的，她或是其他的什么人。”

“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埃瑞卡说，“是那些庆祝你成功的人们一直陪伴着你，而等着你成功的这一刻……却不再是你这一路所遇到的人。”

麦当娜表示同意。“我想也是这样，”她和埃瑞卡碰了碰手中的酒杯。“不管怎么说，多愁善感是属于弱者的，你说呢？”

埃瑞卡没有回答。

“人们都讨厌我。”麦当娜继续说。

“我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埃瑞卡说。

“是啊，”麦当娜耸了耸肩，“我不过是在做我必须

做的事情。至少我还有你这个朋友。”

“是的。”埃瑞卡紧紧拥抱她的朋友。

麦当娜或许是在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了她的歌唱事业，从而使她的成功看上去像个神话。在她的唱片生涯初始，适逢音乐录像带开始流行并充斥市场，而青少年们似乎都在急切地寻找着自己的偶像。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迪斯科音乐风行，制造了许多成功的唱片，但几乎没有几个歌手能够让人记得住。到了八十年代早期，歌手的装扮也是五花八门，盛极一时的辛迪·劳伯就身穿从旧货店捡来的衣服,留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橘色头发，化妆也是夸张怪异；乔治男孩则涂着浓重的眼影，一身女人打扮；“王子”却始终一袭紫色带褶边的皇室复古衣裳，装扮忽男忽女，性征模糊。通过音乐录像带，这些歌手都能向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展示他们独特的形象，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知名度。

没人比麦当娜更会利用各种媒体并从中获得裨益了。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午夜的俱乐部以及玛莉莲·梦露等偶像，她努力地借鉴着自己所需的各种元素，塑造了一系列属于自己风格的性感形象，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麦当娜的第一张专辑中，她穿着露脐的 T 恤衫，脖子上挂着带着玫瑰花束和十字架，具有浓烈的性感和宗教的色彩。这一形象引发了大量的争议，许多观察家认为麦当娜是在亵渎神灵。不过，佩带十字架却成了麦当娜引发的时装狂潮的重要部分。“我不认为她带十字架是为了引发争议。”玛丽·兰伯特说道，她自己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导演，曾执导了不少麦当娜的音乐录像带。“对她来说，十字架有特定的宗教和神秘的涵义。实际

上，麦当娜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家庭媒体联合公司的苏珊·麦克米兰这样评价麦当娜形象的影响：“把内衣当成外衣来穿以取悦男人，就是从麦当娜开始的。相信我，即使是无赖们看见一个只戴着胸罩的十四岁女孩走在街上，也不会停下来说：‘对不起，在我抓到你之前，你能告诉我你想怎么做吗？’”

毫无疑问，麦当娜喜欢也有像苏珊·麦克米兰那样的崇拜者的狂热。这正是她想要的，是她为之奋斗的……她的阅历赋予她一种对流行的感知能力，就像她对自己曾渴望录制的每首歌的感觉一样。她相信，新闻界越是抨击她的风格是“垃圾”，家长们反对她的形象的呼声就会越高，而结果只会使叛逆的孩子们去崇拜和模仿她。

女孩们开始戴上佩有十字架的耳饰和无指的手套，把丝巾或是长统袜系在乱蓬蓬的头发上，模仿着麦当娜在 MTV 中的扮相，很快就被媒体称做是“麦当娜的追随者”。麦当娜的成功，逐渐引证了她自孩提时代起就为自己设计的蓝图：去做让人们震惊的事，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力和忍耐力，那么，人们就会谈论它。她不在乎人们会说些什么，只要有人关注就够了。

“你认为我母亲会为我骄傲吗？”在第一张专辑发行后不久，她曾问贝尼特斯。

“哦，我的上帝！麦当娜，那当然了。”他回答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看看你取得的成绩，你母亲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麦当娜笑了：“那我父亲呢？”

“一定会的，”贝尼特斯说。“非常高兴，你知道的。”

“那倒是，”麦当娜又说，“不过这并不重要。”

第十五章　两张时间表

麦当娜和贝尼特斯都是极具创造力和情绪易变的人，就在他们沉浸在《假日》带来成功的同时，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也很快变得不稳定起来。在解释自己和麦当娜之间的问题时，贝尼特斯说："事情发生在演唱会期间。她正变得越来越红，我也在朝着自己的成功方向迈进。事情慢慢地就有了变化。"

"我从没见过他俩之间的那种争斗，"埃瑞卡·贝尔回忆道："贝尼特斯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是个小个子男人。他的长发披肩，看起来很可爱。他不是那种肌肉强壮的男人，当然，麦当娜也不喜欢肌肉型的男人。大概是拉丁血统的缘故，他相当粗野，喜怒无常……跟麦当娜一样。"

"有一次，贝尼特斯离开了她，她快发疯了。她就蜷缩在地板上，哭泣、呻吟、滚来滚去，好像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这是为什么呢？'我很疑惑。我知道一个事实，因为麦当娜告诉过我，她在那一段时间里堕了三次胎，都是贝尼特斯的孩子。对此，麦当娜也不讳言，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她爱贝尼特斯，但不想在那个时候要孩子。'我不能因为孩子把自己的前程毁了，'她跟我说，'或许我太自私了。除了自己，我惟一顾虑的人就是贝尼特斯。'"

关于自己堕胎的事，虽然麦当娜告诉过埃瑞卡·贝尔，但看起来麦当娜不太可能在两年内三次堕胎。在那段时间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一直在采取避孕措施。不过，

在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麦当娜发现媒体“知道我每一次的堕胎”，这似乎也说明她不止一次地做过引产手术。

梅琳达·库怕是麦当娜的经纪人弗雷迪·迪曼的助理，她证实麦当娜在那些年至少做过一次堕胎。“麦当娜非常爱贝尼特斯，”她回忆说，“但她渴望有一个辉煌的前程，贝尼特斯也是，所以堕胎是必需的。”

库珀记得，麦当娜打电话给弗雷迪，说她怀孕了，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弗雷迪同意她的观点，也认为她在那个时候要孩子不太合适，接着就让库珀去做一些必要的安排。库珀说，“麦当娜怕得要死，我还记得她不愿让她父亲知道这事，她也不愿意告诉其他家人。我亲自开车带她去医生的办公室，那是一段漫长又艰难的路程，她表现得很平静，不时地哭一会儿。我想，她很清楚地知道，不能把这个孩子带到世上来，这是一个理智的决定。‘我不是不想做母亲，’她对我说，‘但不是现在。’她依然想成为贝尼特斯的妻子。”

“我们一直都打算结婚，”在谈起和麦当娜长达两年的罗曼史时，贝尼特斯说，“但当你开始认真考虑这事时，你会发现这很不现实。我不知道她能否适应一夫一妻的婚姻，至少在当时我不知道。坦白地说，我觉得她做不到。”

梅琳达·库珀说：“毫无疑问，贝尼特斯是她心爱的男人，她一直为他而疯狂。我想，她背着他所做的许多事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他的注意。为了让贝尼特斯以她想要的方式对待她，麦当娜会做任何事情。即便会引起他的妒意。”

事实上，就在麦当娜和贝尼特斯打得火热的时候，她还开始与纽约一个三流杂志的编辑史蒂夫·纽曼约会。

当纽曼把麦当娜的照片发表在他们杂志的封面之后，他俩的关系就开始了。

“我跟她说过，如果她对我不忠的话，我不会继续和她的关系，”很多年后，纽曼回忆道，“她回答说：‘亲爱的，那当然了。我把我们俩的爱情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我对她的回答很满意，即使我知道她和贝尼特斯之间还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事。我认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贝尼特斯出局了，我加入进来……或许我想像的就是这样。”

一天清晨，沮丧、愤怒的贝尼特斯闯进了纽曼的住所，发现他找了整整一夜的麦当娜。一切都很清楚地摆在眼前，他的女友显然刚和史蒂夫·纽曼做过爱。贝尼特斯带着一种让人透着寒意的愤怒冲向麦当娜，把她拽进了另一个房间，俩人开始了一场争吵，言辞无比刻毒，不堪入耳。

纽曼被发生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他记得：“麦当娜尖叫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到今天还什么都不是。他妈的是我造就了你，贝尼特斯。你什么都不是，直到碰上了我才他妈的改变了生活。’他也以同样的话打击她。他们争论的都是关于究竟是谁使谁成为明星的问题。”

“我那时才知道，她和贝尼特斯依然在交往，但是我爱她。的确，她是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性伙伴，非常有想像力，野味十足。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她的个性让她变得极为诱人。和这么一个喜欢挑战、而且你相信她会成功的女人在一起，总会有什么事会发生。听她说话，看她做日常的事，都会让人沉醉。”

当贝尼特斯离开纽曼的住所后，麦当娜看见纽曼正

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城市，可能在掂量自己在这场关系中的命运。她走到他身边，碰了碰他的胳膊。纽曼转过身来，她立刻倒进了他的怀里，脸上满是眼泪。“她紧紧地抱着我，”纽曼回忆说，“那一刻连时间都好像停止了。我沉浸在爱情中，我告诉她别毁了我的情绪。我说：‘听着，我想你不会像对贝尼特斯那样的来对我。’她说，‘当然不会了，你们俩不一样。’”

麦当娜哭泣着请求纽曼的原谅。“我爱你，”她说，“我只爱你。”

“我望着她美丽的眼睛，我看见我们的爱情在里面闪烁着，”纽曼回忆，“她看上去那么茫然，很糟糕的样子。我觉得我必须要照顾她。可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等待，看着它怎样结束。那是我所能做的全部。”

麦当娜关于自己那个阶段的个人生活的描述是：因为和贝尼特斯感情的失败，使她对自己圈子中的男人失去了信任——事实上，那些人一直都在努力想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尽管贝尼特斯因为《假日》的成功过上了有钱的日子，麦当娜则认为他的经济状况无法与自己对等，而史蒂夫·纽曼甚至不可能达到贝尼特斯的经济状况。麦当娜是个实际的女人，她显然不愿和一个比自己钱少的男人相处。“我想要被照顾，”她曾说过，“我可不想做照顾别人的人。”

虽然她认为自己爱史蒂夫·纽曼，但这种状态维持了没几个月，她对他就不再有那种感觉了，这一场交往仅仅成了她善变本性的另一个例证。在一次约会陈，麦当娜和史蒂夫·纽曼在纽约一个隐秘的酒吧里细细地品尝着马蒂尼酒。纽曼说出了他觉得麦当娜对自己缺乏忠贞的想法。

许多年后，他还能回忆起那次谈话。“我真得很爱你，麦当娜，”他说，“我是说，我向上帝发誓，你是我的女人。”

“我知道我是，”麦当娜淡淡地说，“这很清楚。”

“那你为什么还不甩掉贝尼特斯，让我们真正在一起？”纽曼紧逼着问。

麦当娜沉默了一会儿，摆弄着杯中的酸橙片，转而严肃地看着她的男友。“史蒂夫，面对现实吧，”她说，“你是个没什么钱的默默无闻的作家，对不对？可我是麦当娜。我的意思是，我一年可以赚二十五万美元，而且明年我会赚到十倍于这个数目的钱。你呢？你依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作家，不会有什么钱，是不是？”

她又接着说下去，根本没留意他脸上受伤害的表情：“其实，你的杂志很可能在一年内就会倒闭。我很担心这个，所以，史蒂夫，我和你，我们之间结束了。我很遗憾。”她总结说，“我们真的结束了。”

“那就是你全部的理由？”纽曼带着几分怀疑。

“是的，就是这样，”她点点头说，“现在既然你提起来，那就这样吧。”

所有认识麦当娜的人都知道，麦当娜不是一个好女人。不过，她也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缺点。比方说，她大概是第一个称自己是“婊子”的人。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和本书作者的一次会面时，她就说：“是的，我承认我很糟糕。我不会像别的婊子们那样，拿自己是个女人来做借口。她们总是说，哦，我只是个可怜的女人，所以我必须更努力地去奋斗。那没错，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去做婊子。”

她对自己的评价很有幽默感。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名声？”我问,“是想引起注意，才那样去摆弄别人？”

“噢，不！不是这么回事。”她说。

“那是什么？”

她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是这样的：人们总想耍弄我，所以我恨他们。”

我们都笑了。那天，麦当娜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裤，三个十字架在颈脖上晃来晃去。关于这些十字架，她解释说：“都是为了我在前一个小时犯下的每一样罪孽。”

在这次谈话中，麦当娜坦率地承认她与许多男人和女人都有过私密的关系，这些人往往都是能在事业上帮助她的人。“没错，”她说,“可他们也通过和我上床来成名啊。让我们面对事实吧，那是双方都受益的事。一共有多少人利用我来往上爬？你是个记者,可以记录一下，列个清单给我。”

我问她，对近来评论她“粗俗不堪”的说法有什么感受。

“那不过是旁观者的感觉罢了，不是吗？”她回答说。

“有人还说你‘没教养、好斗，甚至精神龌龊’。”

“哈哈，挺有趣的，”麦当娜格格地笑了，“当然，我就是这样的人。”

随着音乐道路的迅速发展，麦当娜把目光投向了她最早痴迷的圣地：电影。她一直想成为演员，这个渴望一直没有改变过。她在流行音乐方面的成功，在经济实力和创造力上显然给了她不少的帮助。她开始慢慢地寻找合适的角色。幸运女神再一次眷顾了她，使她梦想成

真。

当时，电影制片人苏珊·西黛尔曼正在为一部低预算电影遴选演员。这部电影的剧本很不错，名为《绝望地寻找苏珊》，算是一出怪诞的现代喜剧，讲述了一个厌倦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都市家庭主妇通过个人广告寻找浪漫的故事。剧中的苏珊是一个疯疯癫癫、傻头傻脑的街头女孩，会和每个认识的人发生性关系。苏珊的行为影响了那位主妇，让她流露出自己遏制的欲望，在一次短暂失忆后，她也变成了苏珊。这一人物与麦当娜轻浮的形象很吻合。在一九八四年的夏末，麦当娜就开始争取这一角色，努力让西黛尔曼知道自己的兴趣。

西黛尔曼对麦当娜也颇感兴趣。由于苏珊这个角色混合了性感、轻浮和自信的人格特征，在寻找扮演苏珊的演员时，她已经遇到了不少麻烦。麦当娜试镜后，剧组的每个人都认为她非常适合这一角色。就这样，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麦当娜开始投入该影片的拍摄。

虽然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家庭主妇——是由罗莎娜·阿奎特扮演的，但影片上映不久，就被媒体称为“麦当娜的影片”，这让罗莎娜·阿奎特很是沮丧。《绝望地寻找苏珊》很快成为展示麦当娜这个没有经验的、由红歌星转型的新演员的又一窗口。由麦当娜演唱的主题曲从头至尾贯穿和讲述着故事，这也让罗莎娜·阿奎特不停地抱怨：“太不公平了！麦当娜一出现在画面中，剧本就变得在适应她。我跟他们说，这部两个小时的摇滚影片苏珊不过是由麦当娜饰演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否则我就不演了。一部迪斯科舞蹈的电影可不是我想要的，可我又不能退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麦当

娜被《新纽约人》杂志的影评家波林·卡尔描述为“一个只会踩步子的、懒惰的漂亮女人”，这部影片才被评为一九八五年度五大最恶俗电影之一。

第十六章 《纯洁如处女》

回到流行音乐圈后，麦当娜很快就完成了第二张专辑《纯洁如处女》。该专辑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式发行。

《纯洁如处女》这张专辑，称得上是麦当娜在流行音乐领域天赋异禀的一幅画像，表达了她孜孜以求的创造力以及制造销售记录的与生俱来的诀窍。虽然她的首张专辑未充分获得应有的认可，但影响并推动着麦当娜形象塑造的人或事物却日趋鲜明：她具有街舞女王的称谓受益于许多人，包括玛丽莲·梦露的性感和诱惑，马琳·黛德丽的卖弄风情和冷若冰霜，还有一种现代版的梅·韦斯特的圆滑老到。麦当娜的第一张专辑成功地表现了这样的形象，在新的专辑中，她则要巩固和强化这一形象。这是一段紧张的日子，所有的工作和付出都得到了补偿，该到奠定麦当娜未来的日子了。

“华纳兄弟唱片公司是一个老男人公司，在这样一个沙文主义者的环境中，工作真不容易，我只是被当做一个性感的小女孩”。麦当娜当时说。“我必须证明他们是错误的，这意味着，我不仅要向我的歌迷证明这一点，也要向唱片公司证明。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这种事才会发生。‘王子’和杰克逊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得不亲自去做每一件事，努力向他们证明我的价值。然后，

我还要说服唱片公司，我的酬劳应该比一个孤零零的小女孩歌手更多些。”

麦当娜选择了尼尔·罗杰斯作为这张唱片的第一制作人，他经验丰富，善于在录音棚里创造形象。在与合作人伯纳德·爱得华的合作下，罗杰斯曾录制完成了很多著名的专辑和单曲，包括《舞，舞，舞》、《人人在舞》、《好时光》等。

“我一直欣赏麦当娜对流行音乐唱片的判断力，”尼尔·罗杰斯说道，“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人能做得更好。在进人录音棚的第一天，我就发现，我们的合作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在我们之间的事情，是性感的、热情的和创造的……这才是流行音乐。”

麦当娜盼望着完美的第二张专辑的问世，尼尔·罗杰斯期望着成为这部作品的制片人。就这样，在他们无间的合作下，诞生了优秀的《纯洁如处女》。该专辑的主打歌和第一支单曲就是《纯洁如处女》，它完美地延续了麦当娜的形象，并赋予了双倍的性感魅力：“纯洁如处女……第一次心跳的触摸。”

这一单曲的 MTV 是在意大利拍摄的，耗资巨大，场面奢糜，将麦当娜与一头野性十足的狮子相伴。在一九八四年 MTV 奖的颁奖仪式上，她演唱了这首歌曲，观众也是第一次亲临她的演出。她身穿及膝的白色低胸婚装，蒙着面纱，穿着吊袜带，身披金光闪闪的无数珠宝。她在舞台上行走，就如一只狂躁的黑豹在地板上诱人地匍匐，冲着摄影机的镜头表演，挑逗着全世界的观众。

玛丽莎回忆说：“我当时就在想，‘她在做什么？她穿的可是婚纱！天哪，她在地板上打滚。我的上帝啊！’这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大胆，最有性诱惑的东西。”

因为尼尔·罗杰斯把乐队的音乐家带到了录音棚为麦当娜制作专辑，所以，许多乐队的歌迷甚至认为《纯洁如处女》专辑就是音乐的翻版。如果此说成立的话，《纯洁如处女》则被赋予了更好的、更耐久的单曲。不过，麦当娜和尼尔·罗杰斯都没有为《纯洁如处女》这首歌写下只字片语。这首歌的作者是汤姆·肯利和比利·斯坦伯格，被年届不惑的莫·奥斯汀所发现（当时是华纳兄弟唱片公司的老总），然后把它交给了初出茅庐的艺术家。麦当娜和尼尔·罗杰斯使这首歌焕发了生命，制作出一种急切的音效，并使用了一个大架子鼓。麦当娜运用着一种颇有磁力的娇嫩声音，仿佛真的是个处女——兴奋、性感，充满了渴望。

此歌大获成功，《纯洁如处女》成为麦当娜第一首名列流行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单曲，并高居榜首达六周之久。

挟单曲《纯洁如处女》的成功势头，随后推出的专辑也开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华纳兄弟唱片公司在这首主打歌之后，旋即录制了《物质女孩》，这是一首具有早期爵士风格的歌曲，带有一种浓郁的“新浪潮”风格。此歌旋律优美，歌词带有强烈的叙事风格，带有讽刺意味地吟唱出一个少女对金钱的渴望，发行不久，就被推至排行榜第二位。

与此同时，麦当娜为两部电影配制的歌曲，更是大大地推动了她的影响力，使她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影片《夺标 27 秒》的主题歌《为你疯狂》成为麦当娜的第二首名列排行榜首的单曲，这是一首颇有时尚色彩的浪漫情歌，作者是琼·林德和约翰·贝蒂斯，制作人是贝尼特斯。随后，为电影《绝望地寻找苏珊》配制的主题歌《跟着唱片转》也很快名列舞曲排行榜首，这是麦当

娜与其前男友史蒂夫·布雷共同创作和制作的，史蒂夫是一名音乐教师兼她的助理。对于公众日渐喷涌的对麦当娜的狂热而言，这两首歌均居功阙伟。《为你疯狂》证明了她的嗓音在演绎较为严肃的情歌上的实力，《跟着唱片转》则表现了她创造极具震撼力的舞曲的不凡能力。另外，专辑的第二首单曲《给你穿上衣服》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位居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五位。

虽然《纯洁如处女》成为麦当娜的首张位居榜首的专辑，并成为一九八五年最畅销的唱片，但在音乐评论界，并没有获得如期的好评。《人物》杂志就称，此专辑“尚能忍受，但一无是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今天看来，特别是把这张专辑同麦当娜后来的作品相比较，它还是显得有些粗糙和幼稚。尼尔·罗杰斯也承认：“作为麦当娜的歌迷，这张专辑不是我最喜欢的。”

但是，在该专辑刚刚推出时，就有很多人对它发表了评论，但这些声音都被扑面而来的狂热所掩盖了。米克·贾格尔甚至认为，麦当娜的歌空洞无物，简直就是“自言自语”。

确实，或许就是这种所谓的“自言自语”，才使麦当娜获得了公众的极大兴趣，歌迷们急切地盼望着一位性感的、具有挑衅性的明星，使其置身于聚光灯下，接受大家的爱戴。自从法拉·福西特在七十年代末隐退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当时，法拉·福西特是厌倦了自己作为身着游泳衣的金发女郎形象，而去追寻一种严肃的电视演员的认可。

麦当娜可不一样，她梦想着财富和声望已有多年，自然是非常乐于向公众提供这种挑衅、卖弄的女性形象，而自玛丽莲·梦露之后，这种形象还从未出现在公众面

前。这从她专辑的歌名就看得出揶揄、奚落的味道，像《给你穿上衣服》、《天使》、《物质女孩》，当然还有主打歌《纯洁如处女》。

为了更好地煽动公众对麦当娜的狂热，推动《纯洁如处女》的成功，华纳兄弟唱片公司把麦当娜送上了漫长的推广之路。毫不奇怪，这次旅行大获全胜。在著名的电台城音乐厅，她的唱片在令人窒息的二十四分钟内就销售一空，大大地打破了这里的销售记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麦当娜的成功了，当时，她的唱片在一天之内就能够销出八万张。

此时，虽然她在不断声明自己前途的灿烂，“我想让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永无止境，”但已经有批评家预测到她的迅速衰落，《洛杉矶时报》的罗伯特·希尔伯恩就指出，“就像是玩具一样，每个人在圣诞节都想得到一个新的玩具，麦当娜就是这一年的玩具。”也有很多评论家把赌注押在了辛迪·劳伯身上，认为她具有纯净、有力和非同寻常的声音，将使她成为流行音乐界的真正女王。Billboard 的编辑保罗·格雷恩就预言说：“辛迪·劳伯将在很长的日子里主宰流行音乐，而麦当娜将在六个且内消失。”

麦当娜在一九九九年回忆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把我当做是一个迪斯科玩偶，人人都说我性感，但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有才华，这真让我伤透了脑筋。”

事实上，无论麦当娜走到哪里，面前都是一径坦途。毕竟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时人们所想要的正是麦当娜这样的明星。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人预言说：在未来，每个人出名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人的经历在不断地验证着这一预言。

有太多的人不仅要名望，也要金钱，姓名商标和每一样看起来过分的东西。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普通百姓就能通过自曝隐私而获得全世界观众的关注。有线电视把性和暴力送到每一个美国家庭之中。在华尔街，充斥着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富翁们，他们致富的手段就是把垃圾股推销给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雅皮士们。这一切，都是从未发生过的。

在某种程度上，麦当娜就算是一个“垃圾股”。为了赚更多的钱，人们孜孜不倦地利用她，贩卖她，她呢，也乐意被利用，被剥削……只要她自己兜里也有钱就可以了。为声望所痴迷的公众，则更乐意去观望这一切。

我们不必对麦当娜的才华做任何评价，因为她的确是不乏才华的，甚至她的许多能力还没有得到开发。但是，对于公众心目中的名人而言，才华或能力根本就无足轻重，其艺术成就更是无关紧要。对于名人而言，最重要的，一直就是个人的市场推广——在八十年代更是如此。在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的有线电视、录像带、杂志、Billboard ．广播和电影媒体中，现在的名人往往是被二十四小时利用和剥削着：在起居室中，在俱乐部里，在超级市场或大街上，同一个形象往往以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示着。麦当娜算得上是第一批深谙这一道理的歌手了；迈克尔·杰克逊也是其中之一。在八十年代拓展她的歌手生涯之初，麦当娜就始终确定使自己被所有的媒体所浸透。她乐意出现在任何电视台的节目中，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她乐此不疲，而无论代价是什么……

第十七章　邂逅肖恩·潘

麦当娜为《物质女孩》拍摄的录像带，或许就是她最受欢迎的录像带了。玛丽莲·梦露最为著名的歌曲是《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物质女孩》则算得上是这首歌的现代翻版。麦当娜当时就说："玛丽莲的形象几乎不像是一个人，我也能做到。她的性感让人们着迷，我也做到了。另外，她特别有攻击性，我对此很好奇，这也吸引了我。"

录像带的拍摄只用了两天。在拍摄的时候，麦当娜决定效仿梦露这位金发女郎，通过模仿来清楚地表达对她的敬意。麦当娜穿着和梦露在电影《绅士喜欢金发女郎》中完全一样的粉红色长袍。事实上，麦当娜并不喜欢这件衣服，因为它总是从胸部往下滑，让她抱怨不已。拍摄完全采用了《绅士喜欢金发女郎》中的场景，有楼梯，大型的吊灯，还有一群穿着燕尾服的小男生合唱团。

麦当娜后来说："我并不是完全厌倦这首歌和录像带，因为它们对我的事业非常重要。"她还说："你知道，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录像带所拍摄的，就是这个女孩如何拒绝钻石和金钱。这简直是太可笑了。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物质女孩。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弗雷迪·迪曼的助理梅琳达·库珀驱车把麦当娜带到了《物质女孩》的拍摄现场。从当天拍摄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麦当娜穿着一袭粉红色的上衣，一件黑天鹅绒裙子，上衣纽扣没有全部系上，露出了里面的黑色胸

罩。为了怕被别人认出，她还戴着很大的太阳镜和宽边的红帽。

由于拍摄的场面宏大，又与玛丽莲·梦露有关系，梅琳达·库珀感到，麦当娜的生活和事业就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在她们驱车的路上，库珀问麦当娜说，“你知道有多少东西就要为你而改变吗？”

“你指的是什么？”麦当娜回答说。她正冲着化妆盒中的小镜子检查脸上的暗疮。“我的上帝，在我他妈的生活中，还能有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在这盘录像带之后，你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库伯说道，“你自己知道吗？”

麦当娜合上化妆盒。“我知道，梅琳达。”她略有些不安，“现在我们就在改变之中了！”

在拍摄的第一天，当麦当娜站在楼梯顶上等着开机的时候，她不经意地向下看去，注意到一个穿黑皮夹克戴黑色太阳镜的男子，此人站在角落里若有所思，也在专心地盯着她。

此君便是二十四岁的演员肖恩·潘，他生于一九六0年八月十七日，他算得上是好莱坞年轻男演员中的校校者，以忧郁和沉思而著名。由于他背景显赫，父母都是比佛利山演艺界的成名人士——他父亲利奥·潘是电视导演，母亲是演员，所以，他在事业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不过，良好的身家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教养，极度自私、暴躁和嫉贤妒能是他的名声。因为曾向《物质女孩》录像带的导演玛丽·兰伯特表示过想见一见麦当娜，肖恩·潘才被带到这里。

“我很欣赏他的作品，”麦当娜曾经说过，“我想，

他也是这样看我的。但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能遇见他。”

当时，麦当娜站在楼梯的最高处，正准备往下走，当她发现这位陌生男子正是肖思·潘时，她的心跳陡然加速。虽然，她当时正迷恋着演员基恩·卡拉丹（他也在录像带中扮演了角色），但麦当娜很清楚，她必须与潘见面。就在第一瞥中，他看起来很自信和狂傲——这正是他的风格。当他们最后在楼梯下会面时，潘没有让她失望。

“好的，看看你自己，”肖恩·潘跟她寒暄着，顺便说到她的假发和大衣。看起来自高自大的潘把拇指插在牛仔裤的腰带上。“你把自己当成了玛丽莲·梦露，不是吗？”他想开个玩笑，但麦当娜并不喜欢这种幽默。

“你是怎么搞的？”麦当娜有些恼怒。“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来就挖苦人。这就是你做人的风格吗？你甚至都不会说：很高兴见到你？”

“对不起，玛丽莲，”肖恩·潘说道，声音变得低沉而调侃起来。他眯着眼睛，嘴里叼着根香烟。他伸手握住麦当娜的手，“很高兴见到你。”并不忘了送上温柔的笑容。

麦当娜笑了起来。她握着潘的手，用一种耳语般的玛丽莲·梦露的声音柔柔地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后来，麦当娜回忆说，“我一直就有与他相遇的梦想，我们共浴爱河，喜结连理。突然之间，我梦想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不能说我为什么在那天对他一见倾心。我没了主意。我只知道我需要他。”

第十八章　与“王子”的艳事

自从在《物质女孩》录像带拍摄现场相遇之后，二十六岁的麦当娜就开始了和二十四岁的肖恩·潘约会了。

“从片场回来后，我去了一个朋友的家里，”潘解释说，“他有一本谚语的书。他把书拿出来，随便翻开一页，上面写着：‘她有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却有一个男人的智慧。’我看着这位朋友，他只说了一句‘把她搞到手’，所以我就这么做了。”不过，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这段日子麦当娜正在同摇滚歌手“王子”约会。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他们在洛杉矶美国音乐奖颁奖仪式的后台结识。不过，“王子”并不符合麦当娜的口味，也很难想像麦当娜为什么会对他发生兴趣，当然，麦当娜一直钦佩他的音乐才华，与他约会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知道是什么使他充满了活力。

“王子”的真名是叫尼尔·罗杰斯·尼尔森，他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为人拘谨羞涩，却又是无比的性感——他曾经穿着比基尼和高跟鞋在舞台上跳来跳去。在与麦当娜初会的那一年，笔者曾采访过他，他拒绝说话，面对着眼前的中国菜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整个晚上都表情肃穆，只是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虾炒饭。为了应付对方的问题，他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或摇头表示否定。在采访结束时，他立刻扬长而去，连一声“再见”都不说。“对不起，我的朋友，这就是‘王子’。”他的公关人员这样解释说。

在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时，“王子”邀请麦当娜陪伴他

参加洛杉矶的一场演出。虽然此时麦当娜就要去纽约开始排练她自己的巡演，她还是决定晚走几天，陪这位摇滚歌手多待几天。在他举行音乐会的那天晚上，他用一辆白色豪华轿车把她接到演出现场。

麦当娜后来说，她发现这位小个子摇滚歌星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熏衣草的味道，“就像个女人一样”，她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跟伊莉莎白·泰勒在一起。他散发了浓郁的熏衣草香气，这味道让我也兴奋不已。”

“王子”的朋友罗斯回忆说，一进豪华轿车，“我就听见麦当娜在挑逗‘王子’，而这位可怜的男人不得不把她推到一边。麦当娜太强壮了。他告诉我，麦当娜有十个女人的力气。”因为晚上还要演出，“王子”不想让麦当娜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一再向她解释，让她再等等。

演出结束后，他们俩人一下子就冲进了洛杉矶的黑夜中，来到一家酒店与“王子”的跟班们一起聚会。当“王子”跳上一张桌子开始脱衣服的时候，这个派对变得疯狂起来。麦当娜也跳上桌子，卖弄地扭摆着身子，肩膀耸来耸去。派对在凌晨五点才结束，随后麦当娜和“王子”搂抱着进了“王子”的私人套房。

在其后的两个月里，他们俩人还常常见面，虽然他俩除了都是超级明星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麦当娜诚实、直率，“王子”谨慎、害羞。幸运的是，他们俩都崇拜玛丽莲·梦露。当“王子”告诉麦当娜，他的家里有很多这位金发电影皇后的海报时，麦当娜兴奋不已，急不可耐地就要去看他的收藏品。

在一个浪漫的晚上，“王子”租下了整个山顶餐厅，在这里可以俯瞰美丽的洛杉矶夜景。麦当娜身穿一件有花边的粉红色裙子，一件透明的白色上衣，连里面黑色

胸罩的商标都看得见。他们在餐厅里共进了日本菜，然后，在说了三个多小时的悄悄话之后，他们离开了餐厅，来到了一家夜总会。

“我已经左摇右摆够了，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等他们来到夜总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时，“王子”对麦当娜说道。只要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他就觉得比跟麦当娜在一起更有勇气。再者，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事情的发展更是令人惊讶。“麦当娜，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你和我。你知道，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女孩。”

麦当娜一时怔在那里，正思忖着用什么妙语来回答。她知道，“王子”不是开玩笑，他在等着她的回答。她皱着眉头，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正想竭力地应付这一局面。“现在，那就是精神食粮，不是吗？”她的回答没有任何肯定的信息。

正当“王子”垂头丧气的时候，麦当娜抓住了他的手说，“来吧，咱们跳舞吧！”在他们走进舞池时，麦当娜显得兴奋异常。

大约两个月后，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话可说了。麦当娜已经对“王子”感到厌倦了。他们一起在他的工作室录制了几首歌，其中一首稍后还要发行。但她的朋友回忆说就在麦当娜对他的被动性抱怨不已时，“王子”也在指责麦当娜的攻击性。

罗斯回忆说，“‘王子’与麦当娜根本就不合适。对他来说，做爱是一种精神体验。而对麦当娜来说，至少在那个时候，做爱只不过是一种身体的需要。他需要的是细细体味性爱的每一秒钟，麦当娜需要的则是一波接一波的高潮。在两个月后，他就把麦当娜甩了。然后，

麦当娜就变得怒不可遏。”

“当‘王子’不再表现出对她的兴趣后，麦当娜曾纠缠了几个星期。‘王子’曾说，麦当娜对他大喊大叫，‘你怎么敢把我甩了。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麦当娜确实不习惯被别人甩掉。”

多年以后，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洛杉矶时报》上，麦当娜对“王子”发表了这样的一席话：“在跟‘王子’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只是在喝茶，姿势非常优雅。我却在大口地吃着东西。我想跟他说，‘你不想吃点什么吗？’‘王子’温柔地低声说，‘不。’”接下来，麦当娜总结说，“当时我就想，‘我的上帝’。我对那些不爱吃东西的人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太让我生气了。”“麦当娜：一个孤独的人”

在与“王子”短暂的浪漫史结束后，麦当娜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肖恩·潘身上，把他当做一个未来的恋人。虽然麦当娜对聚光灯有着狂热的需要，而肖恩·潘却极力保护着自己的隐私，他们俩人还是展开了一场激动和热烈的爱情追逐。这倒也证明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的相互吸引。基于对他的粗粝性情和演艺经历的吸引，麦当娜承认：“根本无法拒绝他，虽然我一再努力。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性感、最聪明的男人。”同样，潘也被麦当娜迷住了。事实上，他一直就是麦当娜的歌迷，这也是他想见她的原因。自从初次见面后，他很快就发现，麦当娜非常迷人，同时，麦当娜也称得上是能够与傲慢自大的他棋逢对手的女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聪明的混蛋，”他说，“她也是。这是一种在天堂结下的缘分，两个聪明的混蛋一起生活。多么浪漫啊。”

当然，自由摄影师们对潘与他的暴露狂女友麦当娜充满了兴趣。他们甚至拍下了他们头几次约会的照片：在纽约的一家叫私人眼睛的俱乐部，还有在洛杉矶的一次，当时潘陪同麦当娜去墓地祭奠玛丽莲·梦露的亡灵。在梦露的墓前，麦当娜紧张得有些颤抖。当她看到墓碑前梦露前夫留下的一枝玫瑰时，她不禁喃喃自语："上帝啊，他可真的爱她。"

在那段日子里，虽然人人都想染指于她——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麦当娜说，她希望自己的生活中能出现一个使她相信的真正爱她的人。她的前任制作人和男友贝尼特斯就说："她非常孤独，虽然她已经成为万人瞩目、人人爱戴的明星，但总是孤独地一人回家，然后哭得两眼红肿。"

虽然她不乏性生活，但始终缺乏一种与他人真正的亲密感。当然，当时她周围的人都认为，麦当娜不是一个容易相与的人，谁都很难在感情上与她有深度的交流。汤米·奎因就说："她自己设置了许多的障碍。"奎因是纽约的一位音乐家，在麦当娜与肖恩·潘开始约会前，他也与麦当娜有过短暂的交往。

在听到人们对麦当娜冷酷、自私和孤僻的指责时，奎因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发现，她很注意自我保护，"他说，"当然，她是傲慢无礼的人——啊，朋友！——她可以成为一个高贵的婊子。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她，就会发现，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孩。"

"我至今记得在一个夜晚发生的事：她待在我这里，我们在做爱。在疯狂之后，我把她揽在怀里，我发现，她居然在抽泣。我就问她是为什么，但她拒绝告诉我。

但是，我们每一次做爱——大约有六次吧——她都显得一次比一次悲伤。我自己也在想，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或许这个女孩不敢面对这种亲昵的关系。当她显示出畏惧的时候，那就实在是超出她能够承受的限度了。”

“怎么了？”他问麦当娜，轻轻地抚摩着她的脸。

“没什么。”她马上说，“我很好。让我一个人待着，别管我，好吗？”麦当娜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地吐出来，像是被某种无法承受的东西压迫似的。然后，她蜷缩在床脚，像婴儿般睡去。

“一开始看到她哭泣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她认为性爱使她受到伤害，使她感到虚弱不堪。但是，当我了解她更多的时候，我认为，她是在担心自己会受到伤害，担心自己的屏障被打破，担心过于亲密的关系。”

在一起共度了几个夜晚之后，奎因决定把心中萦绕已久的想法告诉麦当娜，但说这种事永远都不合时宜。“为什么你总是恨你的父亲？”他问道，“每当你提到他的时候，总是把他形容得非常可怕。我认为，这就是你忧伤的源头。”

“你在说什么呀？”麦当娜说道，大声哭了起来，“你怎么敢跟我说这些？”

她跳下床去，跑进了浴室，把门恨恨地关上。

第二天早晨，麦当娜的眼睛又红又肿，已经穿上了网眼紧身内衣和包臀的超短裙，准备离开。她披上一件夹克，里面没有任何衬衣。在穿高跟长统靴时，她看着奎因，说道：“你要知道，我哭并不表示什么。所以，你不要认为你能控制我什么，你也不要认为我有多么在乎你。”这个时候，她全然没有提到她的父亲。

就在奎因支吾着想说些什么的时候，麦当娜已经走

出门外，连声“再见”都没有说。

一周后，纽约东 72 大街十一层奎因的公寓里，麦当娜站在窗前，只穿了件 T 恤衫，呆呆地凝视着窗外。

“你在想什么呢？”奎因递过一杯加冰的白葡萄酒。

麦当娜勉强笑了笑，慢慢啜了一口酒，若有所思：“汤米，你知道的，一切就像是小说一样，不是吗？我只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假的。”

“这部小说叫什么？”奎因好奇地问。

“就叫《麦当娜》。”她回答说。顿了顿，她又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孤独的人。”

与很多人一样，她也渴望被爱——但是，她也害怕被爱。或许，就像她的妹妹保拉所发现的，“她是一个女人，与任何女人一模一样。她也需要有人呵护。但是，这又使他感到害怕。”

肖恩·潘也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对自己的隐私非常在意，那些了解他的人认为，他一直对自己的外形不满，一直为自己的皮肤犯愁，不想被任何人看到，更不消说是所有的人了。据熟知他的人所说，他的雷霆脾气也是他自我情感世界的重要的保护伞。不过，当他开始和麦当娜约会后，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一种变化，就像麦当娜所说的“有一种自我完善的感觉”。另外，他们的性交往也是爆炸性的。在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后，潘就把麦当娜扔在地板上，急匆匆地剥去她和自己的衣衫，在做爱的时候，他甚至还穿着靴子。麦当娜后来说：“我们一起到达了高潮，在那个时刻，时间仿佛停止了。”

“他们之间是心灵互动所发生的作用。”女艺人梅格·洛厄里如是说。她是肖恩·潘的老友，俩人一起上

过表演学校，当时就住在洛杉矶。

“肖恩·潘告诉我，他被麦当娜迷住了。但他对此也很担心。他告诉我，‘麦当娜是个傻帽，而我也是傻帽。两个傻帽在一起？天哪，太糟糕了。’另外，他也担心麦当娜对他不忠，‘她就在那里，疯狂而自由。’他告诉我，‘我想，没有任何男人能够驯服她，不过，她想要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被别人驯服。’”

肖恩·潘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也是个天才的演员和智慧的男人。麦当娜就发现，他不仅嗜好读书，而且还能写诗，这令麦当娜更加着迷。没过多久，她就向朋友、敌人和记者们宣布，潘是她的英雄，她最好的朋友，是“宇宙中最酷的人”。她还说，她能够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他。在一定程度上，肖恩·潘有着惊人的理解力，对于生活中的沉浮得失有着本能的理解，虽然他父母双全。麦当娜能够跟他交流，这在以前还从未发生过。

这一对人不久就宣布了订婚的消息。一时间，公众对麦当娜的生活和事业又爆发了更大的狂热。当成年男人杂志《阁楼》宣布将出版麦当娜数年前拍摄的裸照时，她的大部分歌迷都惊呆了——当然，对于那些了解她的人来说并不奇怪。《花花公子》也毫不示弱，立即宣布也要出版类似的照片。一时间，媒体中弥漫着各种传言，声称这些照片将揭示一个完全不同的麦当娜。而就在三十五年前，媒体也对玛丽莲·梦露炮制过类似的新闻，称其拍摄了裸照。

一些观察家认为，麦当娜的裸照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她的职业道路。有记者指出，就在一年前，范尼萨·威廉姆斯就被迫要交出美国小姐的桂冠——因为她在获得这一称号的若干年前曾拍过裸照。当然，范尼萨·威廉

姆斯最终成功地利用了这一谣言。现在，她已经成为人们能够记住的惟一的美国小姐了。

由于裸照的存在，加上两家成人杂志间的疯狂竞争，还有麦当娜大胆的声明“任何事都不会让我感到羞耻。”使公众的狂热到了沸点。

汤米·奎因说，在他与麦当娜分手大约一年后，他接到了她的电话。麦当娜问他是否可以见面。奎因就邀请她到自己的公寓来，麦当娜说：“不，我现在是陷讲中的野兽。如果我去你那里，人人都会知道你的住所，人人都会知道我跟你的交情，那你就永远无法安宁了。”奎因回忆说，“为了保护我，她提出在一个很小的意大利餐厅见面，就在纽约第二大道附近。”

当他出现在餐厅时，他发现麦当娜坐在角落里，戴着个大墨镜，一个松软的帽子和一身破旧的碎花“主妇装”。他回忆说：“她就像是一位家庭主妇，我简直惊呆了。”

“你究竟怎么了？”他赶紧坐下来，问道。

“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生活，”麦当娜神情忧郁，俯身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你喜欢我这身行头吗？我是个百万富翁，但为了得到些和平和宁静，我却要穿这些东西。”

在点了意大利面条后，麦当娜说出了她的来意。“我需要你的建议，‘他说，”你听说那些照片了吗？“

“现在谁不知道这件事？”奎因回答道。

麦当娜摘下墨镜，像是刚刚哭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件该死的事，”她悲凉地说，“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怎么做才好。

多年之后，奎因回忆说：“我感到非常吃惊。在我刚

刚听到关于这些照片的事情时，我还觉得麦当娜不会太在意，认为她应该是无所谓的。但当我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忧伤的样子，我才意识到，这些照片真的是让她非常苦恼。”

“别去管它，麦当娜，”奎因对她说，“你必须表现得无所谓。你说呢？”

“但我真的很在乎，”她说道，“我父亲会怎么想？为什么他就该看到这些照片？还有肖恩·潘！肖恩会怎么想？”她的情绪很激动，“他们简直就是寄生虫！”她说到媒体。“我真的不明白。”

随后的四十五分钟里，他们吃了两盘意大利面条和一些肉丸，喝了一瓶酒，麦当娜说起拍裸照的事，那是在不久前的一九七九年。“其实他还是不错的，”她说的是照片的作者马丁·施赖伯。“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他一直在奉承我，说我的身材很好。我们一起在他的阁楼摄影室里喝酒、吃东西。我就相信他了。我这么做真是太傻了。”

最后，麦当娜和奎因都认为，她别无选择，只能表现出对此事完全的无所谓。在她之前，玛丽莲·梦露就是这么做的。关于玛丽莲·梦露裸照的故事，已经成为好莱坞的传奇了。在拍摄后没几年，她就几乎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照片也在此时被发表。

当时，媒体宣称，如果照片上那个趴在红色天鹅绒上的女孩被证明是玛丽莲·梦露的话，她的事业肯定就会完全瓦解。但是，玛丽莲在媒体面前毫不退缩，相反，她充分利用了公众的舆论，她告诉记者说，“照片中的人就是我。我很饿。”当被问及拍照时吃了什么的时候，她讽刺地说：“广播。”

“如果公众和媒体知道我对此事很不高兴，他们反而会更得意。”麦当娜沮丧地总结说，“唉，其实又有谁在乎呢。”她有些强打精神，“你知道吗？我已经有媒体代理人了。”“让他们琢磨去吧。我得想办法控制这件事。你知道的，不是吗？”

“我知道，你能做到。”奎因表示赞同，推了推她。“不管怎么说，你一定能行。”

麦当娜勉强笑了，还滑稽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你感到幸福吗？麦当娜。”他问她。麦当娜站了起来，与他拥抱说再见，好像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她在餐桌上扔了五十美元。“看看我的生活，”她皱着眉头说，“怎么能幸福呢？”